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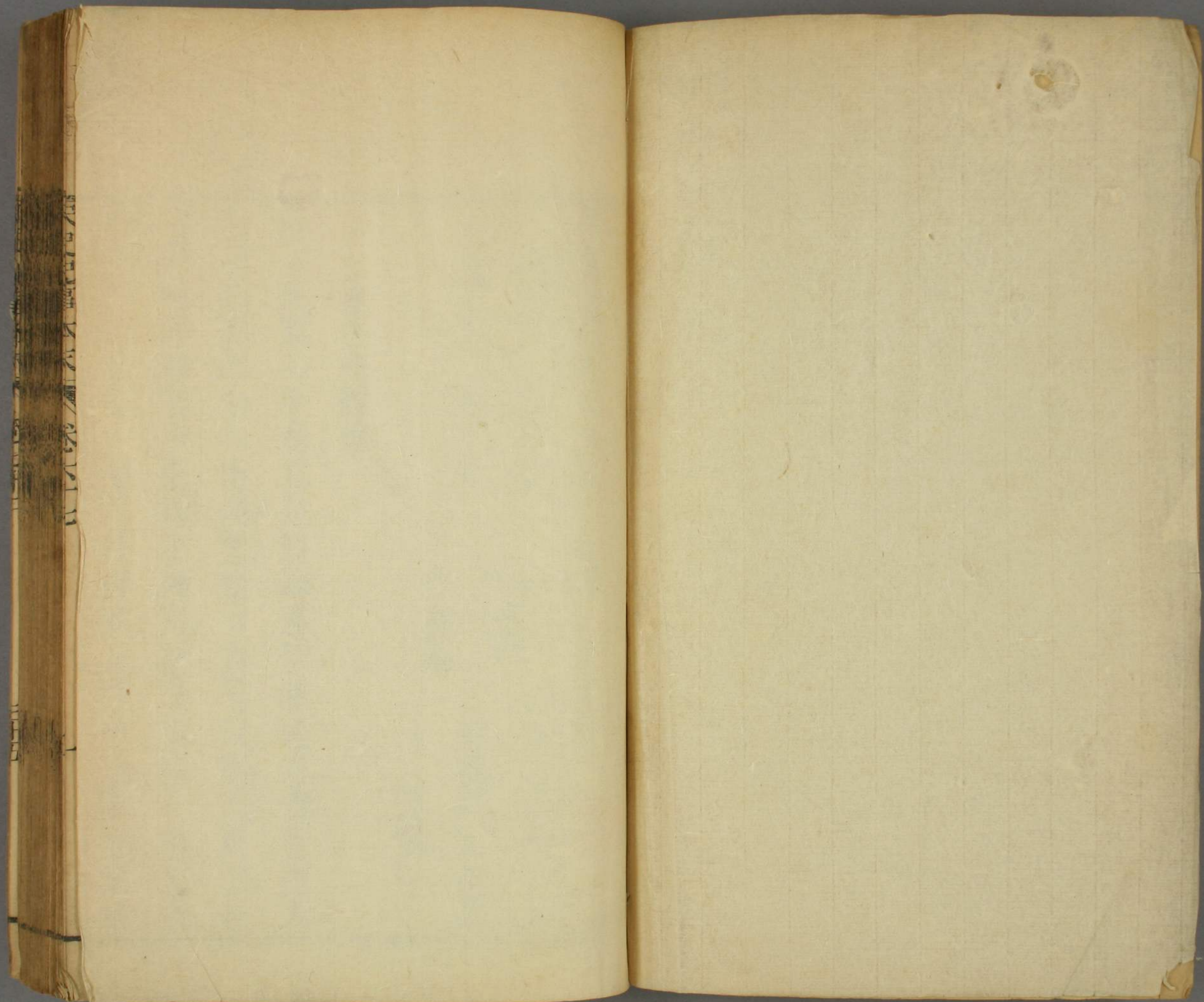


宗九

58  
271  
9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六十七

所錄文  
有詢那

北海馮 琦原編

日瑞

婁東張 溥論正

姪聞升

姪孫紹祖同校

男永錫

玉瑞

金人立劉豫

高宗建炎二年春正月以劉豫知濟南府豫景州人  
為河北提刑金人南侵豫棄官奔真州張慤薦之起  
知濟南時盜起山東豫不願行請易東南一郡執政  
不許豫忿而去十二月庚申金人陷東平府又攻

張慤薦劉豫  
知濟南府

178  
271  
9



豫殺關勝降于金撻懶

濟南府劉豫遣子麟出戰敵縱兵圍之數重郡倅張東益兵來援却之撻懶遣人啖豫以利豫遂殺濟南驍將關勝率百姓降金百姓不從豫縋城歸于撻懶三年三月金人陷京東諸郡以劉豫知東平府金界舊河以南俾豫統之又以豫子麟知濟南府

豫賂撻懶等立為齊帝

四年九月戊申金立劉豫為齊帝初金主聞帝如東南遣粘沒喝南伐諭之曰俟宋平當援立藩輔如張邦昌者及兀朮北還眾議折可求劉豫皆可立豫以重寶賂撻懶請立已撻懶許之乃言于粘沒喝未之

許高慶裔說之曰吾家舉兵只欲取兩河故汴京既得則立張邦昌今河南州郡官制不易者豈非欲循邦昌故事耶元帥曷不早建議而使恩歸他人也粘沒喝從之乃遣使即豫所部咨軍民所宜立者眾未及對豫鄉人張浹請立豫議遂定撻懶以聞於是金乃遣慶裔及知制誥韓昉備璽綬寶冊立豫為大齊皇帝世修子禮奉金正朔置丞相以下官豫即位都大名府以張孝純為丞相李孝揚為左丞張東為右丞鄭億年為工部侍郎李儔為監察御史王瓊為汴



京留守子麟為提領諸路兵馬兼知濟南府弟益為北京留守冊其母翟氏為皇太后妾錢氏為皇后改明年為阜昌元年朝廷聞之凡偽仕於豫而其家屬之在東南者悉厚加撫卹博州判官劉長孺以書勸豫反正豫囚之

金以陝西地界豫  
豫徙居汴

紹興元年六月劉豫置招討司于宿州誘宋逋逃十二月金以陝西地界劉豫於是中原盡屬於豫二年夏四月庚寅劉豫徙居汴豫至汴尊其祖考為帝置于宋太廟是日暴風捲旂屋瓦皆振士民大懼

桑仲翟興欲討豫皆為下所殺

時河南山東陝西皆屯金軍劉麟籍鄉兵十餘萬為皇太子府軍分置河南汴京洵沙官兩京塚墓發掘殆盡賦歛煩苛民不聊生先是襄陽鎮撫使桑仲上疏請正劉豫罪朝廷尋命仲兼節制應援京城軍馬量度事勢復豫所陷州郡仍命河南翟興荆南解潛金房王彥德安陳規斬黃孔彥舟盧壽王亨相為應援未幾仲為其下所殺翟興進屯伊陽山豫患之使人招興許以王爵興焚偽詔併戮其使豫乃陰結興麾下楊偉圖之偉殺興持興首降豫十二月李



橫敗劉豫兵於陽石。乘勝趨汝州。偽守彭玘以城降。

三年春正月庚申李橫破潁順軍。偽守蘭和降。壬戌

敗偽兵于長葛。甲子李橫引兵至潁昌府。偽安撫

趙弼固守。橫急攻下之。弼遁。復潁昌。二月統制李

吉敗劉豫將梁進於伊陽臺。殪之。九月劉豫聞李

橫入潁昌。求援于金。金遣兀朮赴之。豫亦遣將李成

率兵二萬。逆戰于京城西北之牟駝岡。橫敗績。復陷

潁昌。夏四月劉豫陷號州。獲統制官謝臯。臯指腹

示賊曰。此吾赤心也。自剖心以死。水軍都統制徐

徐文叛降豫

文以眾叛降劉豫。文勇力過人。揮刀重五十斤。所向

無前。眾呼為徐大刀。以功為淮東浙西沿海水軍都

統制。諸將忌之。譖其將叛。朝廷遣兵襲之。文遂以所

部海舟六十艘。官軍四千餘。自明州浮海抵鹽城。降

于豫。且曰沿海無備。二浙可襲也。豫大喜。以文知萊

州。令帥其眾寇通泰州。五月朝廷遣韓肖胄胡松

年使偽齊。劉豫欲以臣禮見。肖胄無以應。松年曰。均

為宋臣。遂長揖不拜。豫不能屈。因問帝意所向。松年

曰。必欲復故疆耳。豫大沮。詔李橫等班師還鎮。禁

胡松年使偽齊不屈



邊兵侵齊以與金議和也。十一月金人遣李永壽王翊來永壽等驕倨請還豫俘及西北士民之流寓者復要畫江以益豫翰林學士綦宗禮言豫父子倚重金人且永壽等從豫所來畫江之請必出於豫觀其姦謀在窺吾境土恐既通使人情必懈弛宜戒將帥嚴為之備

四年夏四月熙河路總管關師古與劉豫兵戰于左要嶺敗績遂降賊洮岷之地盡歸豫。九月劉豫使其子麟以金兵入寇先是金主晟與粘沒喝議南侵

豫遣子麟以金兵入寇

會兀朮還力言不可曰江南卑濕今士馬困憊糧儲未豐足恐無成功粘沒喝曰都監務偷安耳金主以議不合乃止至是豫聞岳飛復襄鄧懼遂乞師于金晟乃命訛里朶撻懶調渤海漢軍五萬以應豫謂兀朮知地險易使將前軍豫遣其子麟姪猊各將兵分道南侵騎兵自泗攻滁步兵自楚攻承州。冬十月丙子詔韓世忠屯揚州初金兵渡淮世忠自承州退保鎮江至是奉詔感泣曰主憂如此臣子何以生為遂濟師進屯揚州。時張浚在福州慮金齊必併力

韓世忠進屯揚州



趙鼎勸帝親征并召張浚

窺東南而朝廷已議講解因上疏極言其狀及兵至帝思其言會趙鼎勸帝親征帝從之喻樗謂鼎曰六龍臨江兵氣百倍然公自度此舉果出萬全乎或姑試一擲也鼎曰中國累年退避不振敵情益驕義不可更屈故贄上行耳若事之濟否則非鼎所能逆知也樗曰然則當思歸路耳張德遠有重望若使宣撫江淮荆浙福建俾以諸道兵赴闕則其來路即朝廷歸路也鼎然之入言于帝遂召浚還 戊子韓世忠至揚州使統制解元守承州侯金步卒親提騎兵至

韓世忠敗金人於大儀掄

大儀以當敵騎伐木為柵自斷歸路會魏良臣使金過之世忠撒炊爨給良臣有詔移屯守江良臣疾馳去世忠度良臣已出境即上馬令軍中曰抵吾鞭所嚮於是移軍復向大儀勒五陣設伏二十餘所約聞鼓即起擊良臣至金軍中金前將軍聶兒孛董問官軍動息具以所見對孛董大喜即引兵至江口距大儀五里別將撻不野擁鐵騎過五陣東世忠傳小麾鳴鼓伏兵四起旗色與金人雜出金軍亂官軍迭進世忠令背嵬軍各持長斧上撻人胸下斫馬足敵被



捷不野等二百餘人爲中興武功第一

甲陷泥淖，世忠麾勁騎四面蹂躪，人馬俱斃，遂擒捷。不野等二百餘人，而世忠所遣董攸亦擊敗金人于天長之鷓口橋。己丑，金人攻承州，解元遇敵于州之北門，設水軍夾河陣，一日十三戰，相拒未決。世忠遣成閔將騎士往援，復大戰，俘獲甚多。世忠復親追至淮，金人驚潰，相蹈籍溺死者甚衆。捷聞，羣臣入賀，帝曰：「世忠忠勇，朕知其必能成功。」沈與求曰：「自建炎以來，將士未嘗與金人迎敵。今世忠連捷，厥功不細，論者以此舉爲中興武功第一。」金齊之兵日迫，羣臣

復勸帝他幸，散百司以避之。張俊曰：「避將安之？」惟進禦乃可耳。趙鼎曰：「戰而不捷，去未晚也。」帝因曰：「朕爲二聖在遠，屈已請和，而彼復肆侵陵，朕當總六師臨江決戰。」沈與求復力贊之。鼎喜曰：「累年退怯，敵志益驕。今聖斷親征，將士必奮，成功可必。」臣願效區區以圖報國。於是以孟庾爲行宮留守，命百司不預軍旅之務者，從便避兵。以張俊爲浙西江東宣撫使，王瓌爲江西沿江制置使，胡松年詣江上會諸將進兵。劉光世移軍建康，後宮自温州泛海如泉州。光世遣人



帝發臨安

豫罪

諷鼎曰相公自入蜀何事為他人任患韓世忠亦曰趙丞相真敢為者鼎聞之恐帝意中變乘間言陛下養軍十年用之正在今日若少加退沮即人心渙散長江之險不可復恃矣帝遂發臨安劉錫楊存中以禁兵扈從次平江帝欲渡江決戰鼎曰賊遠來利在速戰遽與爭鋒非策也且豫尚不自來陛下豈可與逆雛決勝負哉乃止十一月壬子下詔暴劉豫罪逆於六師自豫僭逆朝廷以金故至名為大齊至是始聲其罪以勵六師 已未以張浚知樞密院視師

張浚視師江上

江上初浚以召命至見鼎執其手曰此行舉措皆合人心鼎笑曰喻子才之功也復命浚知樞密院事浚既受命即日赴江上視師時撻懶兀朮擁兵十萬約日渡江決戰浚長驅臨江召劉光世韓世忠張俊議事將士見浚勇氣十倍浚既部分諸將身留鎮江以節制之 十二月壬辰金齊合兵圍廬州守臣仇愈嬰城固守求援于岳飛飛遣牛臯徐慶援之臯至遙語金將曰牛臯在此爾輩胡為見犯眾愕然不戰而潰飛謂臯曰必追之去而復來無益也臯乃追擊三

牛臯解廬州之圍



十餘里，金人相踐及殺死者不可勝計。金兵自淮引還，撻懶屯泗州，兀朮屯竹塾鎮，為韓世忠所扼，以書幣約戰。世忠遣麾下王愈及兩伶人以橘茗報之，且言張樞密已在鎮江，兀朮曰：張樞密貶嶺南，何乃在此？愈出浚所下文書示之，兀朮色變，遂有歸意。會雨雪，餽道不通，野無所掠，殺馬而食，蕃漢軍皆怨。又聞金主晟病篤，乃夜引還，兀朮等既去，劉麟、劉猷亦棄輜重而遁。

兀朮自淮引還，劉麟、劉猷亦遁。

六年春正月，韓世忠聞劉豫聚兵淮陽，即引軍渡淮。

呼延通擒牙合孛堇

傍符離而北，至其城下，為賊所圍，奮戈潰圍而出，不遺一鏃。呼延通與金將牙合孛堇搏戰，扼其吭而擒之，乘銳掩擊，金人敗去，遂進兵圍淮陽。賊約受圍一日，則舉一烽，至六烽具舉，兀朮與劉猷皆引兵至，世忠求援於張俊，俊以世忠有見吞意，不從。世忠勒陣向敵，遣人語之曰：錦衣驄馬立陣前者，韓相公也。或危之，世忠曰：不如是不足以致敵，敵果至，殺其導騎二人，遂引去。世忠復還楚州，淮陽之民從而歸者以萬計。夏四月，劉豫陷唐州。九月，岳飛遣將敗劉



劉豫乞師蒲  
盧虎勸金主  
勿許

豫兵於唐州。冬十月丁酉，劉麟、劉猗分道寇淮西。先是，劉豫聞張浚會諸將于江上，榜其罪逆，將進兵討之。告急于金，請先出師南侵而乞師救援。金主亶召諸將相議之。蒲盧虎曰：「先帝所以立豫者，欲以開疆保境，我得安民息兵也。今豫進不能取，又不能守，兵連禍結，愈無休期。從其請勝，則豫收其利；敗則我受其弊。况前年因豫出師，嘗不利于江上矣。奈何許之？」金主遂不許。豫而遣兀朮提兵黎陽以觀釁。於是豫僉鄉兵三十萬，分三道入寇：麟率中路兵，由壽春

以犯合肥，猗率東路兵，由紫荆山出渦口以犯定遠。孔彥舟率西路兵，由光州以犯六安。時張俊、劉光世、楊沂中、韓世忠、岳飛分屯諸州，而沿江上下無兵。趙鼎深以為憂，移書張浚，欲令浚與沂中同保合肥。浚以為然，乃遣沂中、張宗顏等分道禦之。且令沂中趨濠州，以與張俊合。因謂沂中曰：「上待統制厚，宜及時立功。會邊報日急，張俊欲棄盱眙，劉光世欲舍廬州。皆張大賊勢以聞。浚以書戒二將曰：『賊豫之兵，以逆犯順，若不勦除，何以立國。平日亦安用養兵為哉？』今



浚請令諸將  
合兵掩擊

日○之○事○有○進○戰○無○退○保○及○劉○麟○進○逼○合○肥○趙○鼎○曰○今○  
賊○渡○淮○當○急○遣○張○俊○合○光○世○之○軍○盡○掃○淮○南○之○寇○然○  
後○議○去○留○帝○善○之○然○慮○俊○光○世○不○足○任○因○命○岳○飛○盡○  
以○兵○東○下○而○手○劄○付○浚○令○俊○光○世○沂○中○等○還○保○江○浚○  
上○言○諸○將○渡○江○則○無○淮○南○而○長○江○之○險○與○賊○共○有○淮○  
南○之○屯○正○所○以○屏○蔽○大○江○使○賊○得○淮○南○因○糧○就○運○以○  
爲○家○計○江○南○其○可○保○乎○今○正○當○合○兵○掩○擊○可○保○必○勝○  
一○有○退○意○則○大○事○去○矣○且○岳○飛○一○動○襄○漢○有○警○何○所○  
恃○乎○願○朝○廷○勿○專○制○于○中○使○諸○將○有○所○觀○望○也○帝○手○

浚不許劉光  
世兵渡江

書報浚曰非卿識高慮遠何以及此由是異議乃息  
沂中兵至濠光世已舍廬州將趨采石淮西大震浚  
聞之令呂祉馳往光世軍諭之曰有一人渡江即斬  
以徇光世不得已復還廬州與沂中俊等相應劉猷  
軍至淮東爲韓世忠所阻乃引趨定遠劉麟從淮西  
繫三浮橋而渡次于濠壽之間張俊以兵拒之猷率  
衆犯定遠欲趨宣化以寇建康沂中以兵二千進禦  
與猷前鋒遇于越家坊敗之猷恐孤軍深入爲王師  
所襲乃欲趨合肥與麟合而後進至藕塘沂中復遇



楊沂中擊敗劉猷

之猷據山列陣矢石如雨沂中急擊之使統制吳錫率勁卒五十突入其軍猷衆潰亂沂中縱大軍乘之而自以精騎衝其脅大呼曰賊破矣賊衆錯愕駭視張宗顏自泗來乘背擊之張俊大軍復與戰於李家灣賊衆大敗橫屍滿野猷以首抵謀主李愕曰適見髯將軍銳不可當果楊殿前也即與數騎遁去沂中躍馬叱之餘衆皆怖而降麟在順昌聞猷敗亦拔砦去沂中及王德乘勢追麟至南壽春而還孔彥舟亦解光州而去時岳飛自破曹成平楊么凡六年皆盛

夏行師以致目疾至是逾甚及一聞召命即日起行未至麟敗帝語趙鼎曰劉麟敗北不足喜諸將知尊朝廷爲可喜賜飛劄言敵兵已去淮卿不須進發飛乃還軍 金人聞劉豫敗來詰其狀始有廢豫之意七年閏十月金人襲汴執劉豫廢之初豫由粘沒喝高慶裔得立故奉二人特厚兀朮及諸將多憾之豫兵敗藕塘金人欲廢豫及粘沒喝死岳飛因遣間齎蠟書與豫約同誅兀朮兀朮得書大驚馳白金主於是廢豫之意益決會豫請立麟爲太子金主亶曰徐

粘沒喝死岳飛行間兀朮遂入汴廢豫



當咨訪河南百姓，豫雖意沮，而猶日遣使乞師南侵。金乃建元帥府于太原，令豫兵悉聽節制，而以束拔爲左都監，屯太原，撻不野爲右都監，屯河間，復分戍陳蔡汝亳潁許諸郡。至是，尚書省奏豫治國無狀，金主遂令撻懶兀朮僞稱南侵以襲之。將至汴，遣人召劉麟渡河議事。麟以二百騎至武城，兀朮麾騎翼而擒之，遂馳入汴。豫方射講武殿，兀朮從三騎突入東華門，下馬逼豫出見，因執其手，偕至宣德門，強乘以羸馬露刃夾之，囚于金明池。翌日集百官宣詔責豫而廢之。其詔有曰：建爾一邦，逮茲八稔，尚勤兵戍，安用國爲？乃以鐵騎數千圍宮，因遣小校巡閭巷間，宣言自今不僉爾爲軍，不取爾免行錢，爲汝敲殺貌事人，請汝舊主少帝來。由是人心稍安，遂置行臺尚書省于汴，以張孝純權行臺左丞相，胡沙虎爲汴京留守，李儔副之。諸軍悉令歸農。豫求哀于二帥，撻懶謂之曰：昔趙氏少帝出京，百姓燃頂煉臂，號泣令汝廢，無一人憐者，汝何不自責也？豫語塞，與家屬徙臨潢。岳飛奏乘廢劉豫之際，擣其不備，長驅以取中原。



韓世忠亦上疏言機不可失請全師北討皆不報

張溥曰劉豫杜充皆進士登第爲國守臣叛降金人蒙面無忌不過欲爲張邦昌耳充至雲中粘罕薄之乃命知相州猜阻同列後爲胡景山所誣下吏炮掠豫賂撻懶立爲齊帝僭號八年金主惡其喪師令兀朮入汴囚諸金明池立行廢徙二賊奄奄同墓蠻夷中未云得意也豫少無行嘗盜同舍生白金孟紗衣言者擊之徽宗亦笑其河北種田叟不足比數金師南下卽

棄官避亂儀真有何殊能而張慙薦擢授以山東劇郡生其叛逆昔漢文帝與匈奴和親使宦者中行說傅翁主說不欲行漢強使之說曰必我也爲漢患者旣至因降單于教其桀驁侵擾無已時劉豫慮山東多盜不欲往濟南請易東南一郡執政不許豫忿曰行必爲禍旣敗金圍果殺關勝縋城納款彼先有逆志而假以鐔柄是導之亂也豫降金兩年位僅牧守撻懶納其重寶言於粘罕高慶裔張浹復爲游說始冊尊



位都大名既以叛往。又以貨取其謀。帝也視邦。昌加勞矣。紹興七年。金高慶裔誅粘罕。憂死。豫失內援。遂徙臨潢。北面虜王。予奪唯命。其何敢怨。豫初帝時。劉長孺勸反正。邢希載請通宋。誅囚不顧。金盡畀以中原。連兵入寇。盜如李成。劉忠等。敗則奔豫。將如孔彥舟。徐文等。敗則降豫。逆賊建瓴。逋逃趨壑。藕塘大敗。金始知其無能也。邦昌之借金人。欲之而邦昌因之。豫之借豫。欲之而金人因之。然金人立邦昌。則去汴。立劉

豫。又聽徙汴。汴豈金人敢有乎。亦曰中國帝都。使中國人守之。犄角病宋。斯可矣。迨賊檜。王和而後。汴果入金也。高宗聞豫叛。厚撫其黨。名爲大齊。冀稍紓難。而分寇益急。趙鼎力贊親征。下詔暴罪。卽諸道兵合。金齊敗北。討賊攘夷。有進無退。其明效也。劉豫既廢。汴虛無人。岳飛韓世忠請乘機恢復。又置不問。李斯曰。胥人者。去其幾也。構之不明。豈特胥人而已乎。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六十七 終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六十八

北海馮 琦原編

日瑞

婁東張 溥論正

姪聞升

姪孫紹祖同校

男永錫

玉瑞

張浚經略關陝

高宗建炎三年五月以張浚為川陝宣撫處置使帝問浚大計浚謂中興當自關陝始慮金人或先入陝窺蜀則東南不可保請身任陝蜀之事置幕府於秦州別遣大臣與韓世忠鎮淮東令呂頤浩扈蹕來武

張浚論中興當自關陝始



昌為趨陝之計復以張俊劉光世與秦州相首尾帝然之遂以浚為宣撫處置使聽便宜黜陟與沿江襄漢守臣議儲蓄以待臨幸初浚宣撫之議未決監登聞檢院汪若海曰天下者常山蛇勢也秦蜀為首東南為尾中原為脊今以東南為首安能起天下之脊哉將圖恢復必在川陝浚大悅遂決行李陵論任浚大專忤旨落職與祠 秋七月庚子張浚發建康

浚治兵興元圖中原

冬十月壬辰張浚治兵於興元以圖中原浚上疏言漢中實形勢之地前控六路之師後據兩川之粟左

浚以趙開總四川財賦

通荆襄之財右出秦隴之馬號令中原必基於此謹積粟以待巡幸 辛丑張浚以趙開為階軍轉運使專總四川財賦開見浚曰蜀之民力盡矣錙銖不可加獨權貨尚存贏餘而貪猾認為已有共相隱匿惟不恤怨詈斷而敢行庶可救一時之急浚銳意興復委任不疑於是大變酒法即舊撲買坊塲所置隔釀設官主之麴與釀具官悉自買聽釀戶各以米赴官自釀斛輸錢三十子錢二十二其釀之多寡惟錢是視不限數也又於秦州置錢引務興州鼓鑄銅錢官



賣銀緡聽民以錢引或銅錢買之凡民錢當入官者並聽用引折納官及出亦如之民以為便時浚荷重寄旬犒月賞期得士死力費用不貲盡取辦於開開悉智慮於食貨筭無遺策雖支費不可計而資財常有餘十二月甲申張浚承制拜曲端為威武大將軍宣撫處置司都統制初曲端欲斬王庶朝廷疑其叛浚以百口保之且與敵屢角欲仗其威聲遂有是拜軍士悅服浚又辟劉子羽參議軍事子羽薦涇原都監吳玠弟璘之才勇浚以玠為統制璘掌帳前親

浚以百口保用曲端

劉子羽薦吳璘吳玠于浚

兵

四年夏四月金婁室既陷陝州遂長驅入澠關曲端遣吳玠拒之於彭原而自擁兵邠州為援金人來攻玠擊敗之撒离喝懼而泣婁室整軍復戰玠軍敗績部將楊晟死之端退屯涇原金乘勝焚邠州玠怨端不為援大詬之由是二人有隙婁室以端全軍退去且入夏遂復還河東六月癸酉張浚罷其都統制曲端浚雖重用端然以人言浸潤不能無疑乃使張彬詣渭州察之彬至謂端曰今兵合財備婁室以孤

玠擊婁室好勝而敗怨端不援



浚疑端遲重  
以彭原之敗  
罷之

軍深入吾境我合諸路攻之不難端曰彼將士精銳且因糧於我我今反為客未可勝也若按兵據險時出偏師以擾其耕獲彼不得耕獲必取糧河東則我為主矣如此一二年彼必困敝乃可圖也萬一輕舉後憂方大彬還白浚浚不以為然及聞兀朮留江淮議出師撓之端曰平原廣野敵便於衝突而我軍未嘗習戰金人新造之勢難與爭鋒宜訓兵秣馬保疆而已後十年乃可浚積前疑遂以彭原之敗罷端兵柄再貶海州團練副使萬安軍安置 秋七月金兀

兀朮引兵趨  
陝西

浚遣兵復陝  
西軍州

浚議迎敵決  
戰王彥劉子  
羽吳玠郭浩  
皆言未可浚

朮引兵趨陝西時張浚以金兵萃淮上懼其復擾東南諫牽制之欲出兵分道由同州鄜延以擣其虛兀朮聞之遂自六合引兵趨陝西金主亦以婁室專攻陝西所下城邑旋復拒守因其請益兵命訛里朶往監其軍 張浚遣兵復陝西軍州趙哲復鄜州吳玠復永興軍其餘州縣多迎降 九月癸亥張浚聞兀朮將至檄召熙河劉錫秦鳳孫偓涇原劉錡環慶趙哲四經略及吳玠之兵合四十萬人馬七萬匹以錫為統帥迎敵決戰王彥諫曰陝西兵將上下之情未



不從趙哲軍  
潰遂大敗

通若不利則五路俱失不若且屯利閩興洋以固根本敵入境則檄五路之兵來援萬一不捷未大失也浚不從劉子羽亦力言未可浚曰吾寧不知此顧東南事方急不得不爲是爾吳玠郭浩皆曰敵鋒方銳宜各守要害須其弊而乘之亦不從遂行次於富平縣劉錫會諸將議戰玠曰兵以利動今地勢不利未見其可宜擇高阜據之使不可勝諸將皆曰我衆彼寡又前阻葦澤敵有騎不得施何用他徙已而婁室引兵驟至與柴囊土籍淳平行進薄諸營錫等與之

力戰劉錫身率將士薄敵陣殺傷頗多勝負未分而敵鐵騎直擊趙哲軍他將不及援哲離所部將校望見塵起遂驚遁諸將皆潰敵乘勝而進關陝大震浚時駐邠州督戰旣敗退保秦州召趙哲斬之而安置劉錫於合州令諸將各還本路上書待罪自是關陝不可復論者咎浚之輕師失律十一月金人入德順軍張浚退保興州時輜重焚棄將士散亡惟親兵千餘自隨人情大沮或請徙治夔州叅軍事劉子羽叱之曰孺子可斬也四川全盛敵欲入寇久矣直以



川口有鐵山棧道之險，未敢遽窺耳。今不堅守，縱使深入，而吾僻處夔峽，遂與關中聲援不相聞，進退失據，悔將何及。今幸敵方肆掠，未逼近郡，宣司但當留駐興州，外繫關中之望，內安全蜀之心。急遣官屬出關呼召諸將，收集散亡，分布隘險，堅壁固壘，觀釁而動。庶幾可以補前愆耳。浚然其言，而諸叅佐無敢行者。子羽卽請奉命，乃單騎至秦州，召諸亡將。時諸將不知宣司所在，及聞命大喜，悉以其衆來會，凡十餘萬人。軍勢復振。子羽因請遣吳玠聚兵扼險於鳳翔，大散關東之和尚原，以斷敵來路。關師古等聚熙河兵於岷州，大潭孫握、賈世方等聚涇原。鳳翔兵於階成鳳三州，以固蜀口。金人知有備，遂引去。

紹興元年三月，金人破福津，躁同谷，以迫興州。浚遂退保閬州，而以張深爲四川制置使，與劉子羽趨益昌。王庶爲利夔制置使，節制陝西諸路。知興元府。六月，張浚以吳玠爲陝西諸路都統制，時關隴六路盡陷於金，止餘階成、岷、鳳、洮五郡，及鳳翔之和尚原、隴州之方山原而已。八月丁卯，張浚殺前威武大



將軍曲端浚既敗於富平，乃思端言，召之還，稍復其官。徙閬州，將復用之。吳玠憾端，因言端再起必不利於公。王庶又從而間之。玠復書曲端，謀反四字於手，以示浚。庶又言：端嘗作詩題柱曰：不向關中興帝業，却來江上泛漁舟。謂其指斥乘輿，浚乃送端於恭州獄。有武臣康隨者，嘗以事忤端，端鞭其背，隨憾端入骨。浚以隨提點夔路刑獄，端聞之曰：吾其死矣！呼天者數聲，端有馬名鐵象，日馳四百里，至是連呼鐵象，可惜者數聲，乃赴逮。既至，隨令獄吏繫維之，糊其口。

脅之以火，端乾渴求飲，與之酒，九竅流血而死。陝西士大夫莫不痛惜之，軍士悵恨有叛去者，未幾金人再戰於富平，浚師詐張端旗以懼敵，金婁室知端已死，撫掌笑曰：何給我也！師復敗。

二年五月，張浚以劉子羽知興元府。九月丙戌，以王似為川陝宣撫處置副使，張浚在關陝三年，訓新集之兵，當方張之敵。以劉子羽為上賓，任趙開為轉運，擢吳玠為大將。子羽慷慨有才略，開善理財，而玠每戰輒勝。西北遺民歸附者眾，故關陝雖失而全蜀

張浚在關陝  
三年全蜀安堵



呂頤浩朱勝  
非短浚以王  
似盧法原代  
之

安堵且以形勢牽制東南江淮亦賴以安朝廷疑浚  
殺趙哲曲端為無辜任子羽開玠為非是乃以似為  
副使浚始不安 十二月甲辰召張浚知樞密院事  
浚聞王似來上疏求解兵柄且論似不可任呂頤浩  
不悅朱勝非又以宿憾日短浚故召之而以盧法原  
為川陝宣撫副使與王似同治司事

四年三月乙丑張浚至臨安浚雖被召以劉子羽等  
軍敗秘其事未行王似盧法原亦未赴閩已而詔押  
似法原赴鎮及子羽王庶劉錫等俱赴行在初辛炳

辛炳常同等  
功罷浚

知潭州浚在陝以檄發兵柄不遣浚奏劾之至是炳  
為御史中丞率殿中侍御史常同等劾浚喪師失地  
跋扈不臣遂落職奉祠福州居住安置劉子羽於白  
州詔以王似為川陝宣撫使盧法原吳玠副之會兀  
木攻關為吳玠所敗法原素與玠不睦玠因奏功訟  
法原不濟師上手詔詰問法原憂恚而卒 八月戊

法原為玠所  
訟而憂死

子改命趙鼎都督川陝荆襄諸軍事鼎辭以非才帝  
曰四川全盛半天下之地盡以付卿黜陟專之可也  
鼎條奏便宜復為朱勝非所抑乃上疏言頃者陛下



趙鼎疏稱浚  
功

遣張浚出使川陝國勢百倍於今。浚有補天浴日之功。陛下有礪山帶河之誓。君臣相信。古今無二。而終致物議。以被竄逐。夫喪師失地。浚則有之。然未至如言者之甚也。大抵專黜陟之典。受不御之權。則小人不安其分。謂爵賞可以苟求。一不如意。便生缺望。是時蜀士至於醵金募人。詣闕訟之。以無爲有。何以自明。故有志之士。爲國立事者。每以浚爲戒。今臣無浚之功。當此重責。去朝廷遠。恐好惡是非。行復紛紛於聰明之下矣。望憫臣孤忠。使得展布四禮。少寬陛下

西顧之憂。又言臣所請兵不滿數千。半皆老弱。所齎金帛至微。薦舉之人。除命甫下。彈墨已行。臣日侍宸衷。所陳已艱難。况在萬里之外乎。鼎旋以入相。不果行。

張溥曰。張浚于建炎三年。治兵興元。圖復中夏。四年而卽有富平之敗。經營歲餘。兵食未厚。輕鬪喪師。甚非策也。曲端雅長將。略剛復陵上。奪王庶使印。盤桓涇原。迹近跋扈。飛文日騰。浚務攬豪傑百口保之。拔爲大將。端有人心。宜爲知



已者死。婁室深入。端議持重。與浚不合。安置萬安富平。敗績。浚追思用端。又信吳玠王庶之譖。殺于恭州。一人之身。忽賢忽佞。始堅信而終讒。死刑罰失。平浚豈無罪。然觀其中興初議。彼志固無日不在王室也。苗劉亂定。帝位新復。浚請任陝蜀。勵師待駕。赴軍之日。誅賊臣范瓊。始發建康。忠義貫天。枕戈待旦。慷慨四顧。豈讓劉琨祖逖哉。呂頤浩背扈蹕武昌之議。勸都臨安。金寇奄至。六飛播竄。聲勢不接。浚志益銳。積粟練

兵。事稍辦集。卽合五路之師。紛紜一戰。彼蓋積憤。腥羶急欲求勝。曲端老謀。疑爲退縮。棄不問也。富平旣敗。退守興閣。猶任劉子羽吳玠吳玠等力拒金人。紹興年間。和尚原仙人關師屢告捷。成效可見。而讒疾內作。罷居福州。悠悠多口。關陝是責。獨不念澠池奮翼功。著全蜀乎。昔馬謖敗于街亭。不病孔明三分之烈。任福敗于好水川。無害韓琦西夏之勞。論人者。舉其重。不舉其細也。浚在炎興。卽不能追蹤二臣。而君子原



之曰斯人也志大于才功浮于過闇主當陽賊  
相接踵有一浚而復獄以富平之役則下無勸  
矣且端死非辜浚固無辭責至潰軍如趙哲而  
謂之濫殺才略如劉子羽理財如趙開善戰如  
吳玠謂之失任譖人太甚又何以服浚乎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六十八 終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六十九

北海馮 琦原編

日瑞

婁東張 溥論正

姪聞升

姪孫紹祖同校

男永錫

玉瑞

吳玠兄弟保蜀

高宗紹興元年冬十一月癸酉金兀朮寇和尚原吳  
玠及其弟璘大敗之玠自富平之敗收散卒保和尚  
原積粟繕兵列柵為死守計或謂玠宜退保漢中扼  
蜀口以安人心玠曰我保此敵決不敢越我而進是



所以保蜀也。玠在原上，鳳翔民感其遺惠，相與夜輸芻粟助玠。玠償以銀帛，民益喜，輸者益多。金人怒，伏兵渭河，邀殺之。且令保伍連坐，民冒禁如故。金將沒立自鳳翔，烏魯折合自階城出散關，約日會和尚原。烏魯折合先期至，陣北山索戰。玠命諸將堅陣待之，更戰迭休。金人大敗遁去，沒立方攻箭箬關。玠復遣將擊敗之，兩軍終不得合。金人自起海角，狃於常勝，及與玠戰，輒敗，憤甚。謀必取玠，於是兀朮會諸帥兵十餘萬，造浮梁跨渭，自寶雞結連珠營，壘石爲城，夾

吳璘吳玠大  
敗兀朮於和  
尚原

澗與官軍相拒，進薄和尚原。玠與弟璘選勁弩，命諸將分番迭射，號駐隊。矢連發不絕，繁如雨注，敵稍却。則以奇兵旁擊，絕其糧道。度其困且走，設伏於神盆以待之。敵至，伏發，遂大亂。玠因進兵夜擊，大敗之。兀朮中二流矢，僅以身免，亟剗其鬚髯而遁。初，金人之至也，玠與璘以散卒數千駐原上，朝間隔絕，人無固志。有謀劫玠之兄弟北降者，玠知之，召諸將歃血盟，勉以忠義，皆感泣願盡死力，故能成功。

三年春正月乙丑，金人陷金州。時金人以窺蜀，以吳



璘駐兵和尚原扼其衝不得逞將出奇取之乃以叛將李彥琪駐秦州睨遷人關以綴吳玠河池之師復遊騎出熙河以綴關師古撒離喝自商於直擣上津攻金州王彥以三千人迎敵而敗焚積聚退保石泉撒離喝遂乘勝而進二月辛卯王彥引兵會吳玠於饒風關金人長驅趨洋漢劉子羽聞王彥敗亟命田晟守饒風關而遣人召吳玠入援玠自河池日夜馳三百里至饒風以黃柑遺敵曰大軍遠來聊用止渴撒離喝大驚以杖擊地曰爾來何速耶遂悉力仰

玠援王彥力戰於饒風關

攻一人先登二人擁後先者既死後者代攻玠軍弓弩亂發大石摧壓如是者六晝夜死者山積敵乃更募死士由間道自祖溪關入繞出玠後乘高以瞰饒風諸軍不支遂潰敵入洋州玠邀子羽去子羽不可而留玠固守定軍山玠難之遂退保興元之西縣子羽亦焚興元退保大安之三泉縣己亥撒離喝遂入興元至金牛鎮四川大震子羽從兵不滿三百與士卒取草芽木甲食之遺玠書訣別玠得書未有行意其愛將楊政大呼軍門曰節使不可負劉待制不然



子羽玠合擊  
敗撒離喝

政輩亦舍節使去矣。玠乃間道會子羽。子羽留玠等守三泉。玠曰：關外蜀之門戶，不可輕棄。復往守仙人關。子羽以潭毒山形斗拔，其上寬平，有水，乃築壁壘，方成，而金人已至，距營十數里。子羽據胡床坐壘口，諸將泣告曰：此非侍制坐處。子羽曰：子羽今日死於此，敵尋亦引去。時張浚亦欲移守潼川，子羽遺書言已在此。金人必不南，浚乃止。金兵由斜谷北去。子羽謀邀一於武休，不及。撒離喝既回鳳翔，遣十人持書招子羽。子羽皆斬之，而縱其一，還曰：為我語賊，欲來

即來，吾有死爾，何可招也。初，子羽聞有金兵，預徙梁洋之積，及金人深入，餽餉不繼，殺馬及兩河所僉軍士以食。而子羽玠復腹背要擊之，死傷十五六。疫癘且作，乃引眾還。子羽玠因出師掩其後，金人墮溪死者不可勝計，盡棄輜重而走。餘兵不能自拔者悉降。子羽遂還興元。金人始謀，本謂玠在西邊，故涉險東來，不虞玠馳至。雖入三州而得不償失。五月丙子，王彥復金州。金人遂棄均房。己卯，論金牛之功，以吳玠為利州路階成鳳州制置使，劉子羽為寶文閣直

王彥復金州



學士王彥為保大軍承宣使，諸將佐第賞有差。十一月乙亥，金兀朮陷和尚原，於是宣撫司分陝西之地，自秦鳳至洋州，吳玠王之屯仙人關，金房至巴達，王彥王之屯通州，文龍至威茂，劉錡王之屯巴西，洮岷至階成，關師古王之屯武都。

四年三月辛亥，吳玠、吳玠與金兀朮戰於仙人關，敗之。先是，玠守和尚原，餽餉不繼，玠慮金人必復深入，且其地去蜀遠，乃命玠別營壘於仙人關右之地，名曰殺金平，移兵守之。至是，兀朮撒離喝、劉夔帥步騎

兀朮撒離喝  
劉夔攻仙人  
關玠玠合擊  
敗之

十萬，破和尚原，進攻仙人關。自鐵山鑿崖開道，循嶺東下，玠以萬人守殺金平以當其衝。玠自武階路入，援先以書抵玠，謂殺金平之地濶遠，前陣散漫，後陣阻隘，宜益修第二隘，示必死戰，然後可以必勝。玠從之，急治第二隘。玠昌圍轉戰，七晝夜始得與玠會於仙人關。敵首攻玠營，玠擊走之，又以雲梯攻壘壁，楊政以撞竿碎其梯，以長矛刺之。諸將有請別擇地以守者，玠拔刀畫地以示諸將曰：死則死，此退者斬。金軍分為二，兀朮陣於東，韓常陣於西。玠率銳卒介其



間左繞右縈，隨急而後戰。戰久，璘軍少憊，急屯第二隘。金生兵踵至，人被重鎧，鐵鈎相連，魚貫而上。璘以駐隊矢疊射，矢下如雨，死者層積。敵踐而登，撒離喝駐馬四視曰：「吾得之矣。」翌日，命攻西北樓。姚仲登樓酣戰，樓傾，以帛爲繩挽之復正。金人用火攻樓，仲以酒缶撲滅之。玠急遣統領田晟以長刀大斧左右擊。明炬四山，震鼓動地。明日大出兵，統領王喜、王武率銳士分紫白旗入金營。金陣亂，奮擊射韓常中左目。金人始宵遁。玠遣統制張彥劫山砦，王俊伏河池，扼

新復秦州

其歸路，又敗之。是役也，兀朮以下皆携妻孥來，劉夔乃劉豫腹心，本謂蜀可圖，旣不得逞，度玠終不可犯，乃還屯鳳翔，授甲士田爲久留計，自是不敢妄動矣。五年春正月，吳玠復秦州。玠聞虜犯淮南，遣吳璘、楊政乘機牽制。璘等出奇兵自天水至秦，拔其城，撒離喝聞秦被圍，集諸道兵來援，政復擊敗之。六年八月癸卯，四川都轉運使趙開罷。時吳玠爲宣撫副使，專治戰守，於財計不問盈虛，一切以軍期趣辦。於開數以餽餉不繼訴於朝，開亦自劾老憊求去。



趙開與席益  
不協而罷

朝廷爲之交解，乃以席益爲制置大使，位宣撫副使。上州軍兵馬並隸大使司，邊防重事，仍令宣撫司處置。益至四川，頗侵用事，期錢開復訴於朝，又數增錢引，而軍計猶不給。朝廷以開益不協，乃召開赴行在，而以李迨代之。自金人犯陝蜀，開職餽餉，軍用無乏。其後計臣屢易於開，經畫無敢變更。然茶鹽權酷，苛零絹帛之征，遂爲蜀常賦。則開所作俑也。益尋以母喪亦去。帝問胡交修孰可守蜀者，交修以從子世將對。遂以世將爲四川安撫制置使。

胡交修薦其  
從子世將守  
蜀

玠治屯田

九年春正月己亥，以吳玠爲四川宣撫使。玠與金人對壘，且十年，常苦遠餉勞民，屢汰冗員，節浮費。益治屯田。帝以玠功高，因和議成，授玠開府儀同三司，四川宣撫使，陝西階成等州皆聽節制。六月己巳，吳玠卒。玠用兵本孫吳，務遠略，不求近小利，故能保必勝。御下嚴而有恩，雖身爲大將，卒伍最下者，得以情達。故士樂爲之死，選用將佐，視勞能爲高下先後，不以親故權貴撓之。自富平之敗，金人專意圖蜀，玠身當其衝，無蜀久矣。故西人思之，立祠以祀。秋七

西人爲  
祠



規 世將不改玠

月乙巳以胡世將為四川宣撫副使。世將至，謂諸將曰：「世將不習騎射，不習虜情。朝廷所以遣來者，襲國家故事，以文臣為制將耳。軍事一無改吳宣撫之規，各推誠心，共濟國事可也。」諸將皆服。

詔璘同節制 陝西軍

十年五月詔吳璘同節制陝西諸軍。時金人復渝盟，撒離喝入同州趨永興軍。陝西州縣所至迎降，遂進據鳳翔。初，關陝新復，朝廷分軍屯熙秦鄜延諸路。撒離喝既至，鳳翔、陝右諸軍皆隔在虜後，遠近大震。六月，吳璘敗金人於扶風。初，胡世將在河池，倉卒召

吳璘姚仲等 金兵于扶

諸將議，時吳璘孫渥已在，楊政田晟繼至，諸將請少避清野以挫其鋒。渥言：「河池不可守，璘厲聲折之曰：『儒語沮軍，可斬也。』璘請以百口保破敵，世將壯之，指所居帳曰：『世將誓死於此。』遂遣諸將分據渭南，尋有詔：世將移屯蜀口，會金人犯石壁砦，璘遣姚仲等破走之。既而撒離喝使鶻眼郎君以三千騎衝璘軍，璘使統制李師顏以驍騎擊敗之。虜先於扶風築城，既敗，入城拒守。官軍攻拔其城，獲三將及女真百七十七人。撒離喝怒甚，自戰百通坊，仲力戰破之。撒離喝



璘等屢敗撒  
离喝

還鳳翔由是金人不敢度隴分屯之軍得全師而還  
閏月撒離喝與吳璘楊政夾渭河而陣璘駐兵大  
蟲嶺撒離喝覘之曰善戰者立於不敗之地此難與  
爭乃引去趨邠州田晟遣將拒之於青溪嶺胡世將  
又遣王彥楊從儀分道而出屢戰敗之撒離喝還屯  
鳳翔既而復出攻涇州田晟據山爲陣乘虜壁未定  
奮兵擊敗之奪其兵馬甚衆撒離喝走還鳳翔

十一年九月丙申吳璘及金人戰於劉家灣大敗之  
癸亥受詔班師初吳璘進兵於秦州金統軍胡蓋與

璘以疊陣法  
大敗金兵

習不祝合兵五萬屯劉家圈璘請於胡世將擊之世  
將問策安出璘曰有新立疊陣法每戰以長槍居前  
坐不得起次最强弓次强弩跪膝以俟次神臂弓約  
賊相搏至百步內則神臂先發七十步强弓併發次  
陣如之凡陣以拒馬爲限鐵鈎相連俟其傷則更代  
代則以鼓爲節騎兩翼以蔽於前陣成而騎退謂之  
疊陣世將善之諸將竊議曰吾軍其殲於此乎璘曰  
此古束伍令也軍法有之諸軍不識耳得車戰遺意  
無出於此戰士心定則能持滿敵雖銳不能當也遂



進次劉家灣時胡蓋習不祝據險自固前臨峻嶺後控臘家城謂璘必不敢輕犯先一日璘會諸將問所以攻姚仲曰戰於山上則勝璘然之乃請戰敵皆笑夜半璘遣姚仲王彥銜枚渡河涉峻嶺截坡上約二將上嶺而後發火二將至嶺寂無人聲軍已畢列萬炬齊發敵駭愕曰吾事敗矣習不祝善謀胡蓋善戰二酋異議璘先以兵挑之胡蓋果出鏖戰璘以疊陣法更迭戰輕裘駐馬亟麾之士殊死鬪金人大敗降者萬人胡蓋走保臘家城圍而攻之城垂破朝廷方

璘等復陝西諸州因詔班師遂阻兵勢

徒單合喜攻黃牛堡王剛中走請璘等合兵敗之

王和議以驛書詔班師時璘拔秦州其勢方張陝西河東守領爭來附而楊政拔隴州及破岐下諸屯郭浩復華州入陝州矣詔至璘即臘家城引兵還河池浩還延安政還鞏世將惟浩嘆而已

三十一年五月乙未以吳璘為四川宣撫使王剛中同處置軍事時聞金主亮將敗盟故命璘為之備八月金西道行營徒單合喜將兵扼大散關遊騎攻黃牛堡守將李彥堅告急人情洶洶制置使王剛中跨一馬馳二百里至吳璘營起璘於帳中責之曰大



將與國誼同休戚，臨敵安得高枕而卧。璘大驚，即馳至殺金平，駐軍青野原，益調內郡兵，分道而進。授以方略，以援黃牛。剛中又以蠟書抵張正彥濟師，西師大集。李彥堅以神臂弓射金師，却之。璘遣別將鼓青至寶鷄渭河，夜劫橋頭寨，破之。又遣劉海復秦州，鼓青復隴州。金師既退，剛中倍道馳還，謂其屬李燾曰：「將帥之力，吾何有焉。」冬十月，詔吳璘出兵漢中，璘遂復商虢州。

璘復大散關

李挺敗金人於瓦亭

之分兵守和尚原，金人走寶雞。璘遣兵復河源州及積石鎮，戎軍遂復大散關。時璘遣姚仲攻德順，踰四旬不克。璘以李師顏代之，遣子挺節制軍馬，挺與敵戰於瓦亭，大敗之，擒其將耶律九斤等百三十七人。金人悉兵趨德順，璘自將往督師，先壁於險，且治夾河戰地。按行諸屯，斬不用命者，先以數百騎嘗敵。敵一鳴鼓，銳師空壁躍出，突璘軍。璘軍得先治地，無不一當百。至暮，璘忽傳呼某將戰不力，人益奮搏敵。敵大敗，遁入壁。黎明，師再出，敵堅壁不動。會大風雪。



璘八日而克  
德順

金人拔營去凡八日而克璘入城市不改肆又遣嚴忠取環州遂還河池姚仲等又復蘭會熙鞏等州及永安軍十二月丙寅詔吳璘班師時金以重兵扼鳳翔爭吳璘新復十三州三軍璘亟馳德順以備之已而金察世傑率帥十萬來攻璘力戰拒之會史浩上言官軍西討東不可過寶雞北不可過德順若兵宿於外去川口遠則敵必襲之朝廷遂欲棄三路虞允文時為川陝宣諭使疏言恢復莫先於陝西陝西五路新復州郡又係於德順之存亡一旦棄之則窺

史浩議棄三路

蜀之路愈多西和階成利害至重不可不慮疏上罷允文知夔州遂詔璘班師金人乘其後璘軍亡失者三萬三千部將數十人連營痛哭聲振原野於是秦鳳熙河永興三路新復十三州皆復為金取張溥曰張浚始劾李綱晚却趙鼎信王庶而曲端死用呂祉而鄜瓊叛開誠善任疑非所長而世稱知人者以保蜀功高能得吳玠兄弟力也玠善騎射有志節弟璘從戰累立功劉子羽誦其材勇浚始委以兵政富平之役玠議據高阜



無輕動。浚不從而敗。關陝盡失。人無固志。玠璘收合散亡。誓師堅守。一捷于和尚原。再捷于仙人關。蜀中無恙。數年以來。屯田養兵。西人再造。厥功偉矣。玠亡之後。虜復決逞。璘大敗之。扶風自是蜀不被兵者二十餘年。迨金亮入寇。黃牛告警。璘奮義出師。商虢河源。德順環州。次第收復。而班師命下。三軍十三州。復爲敵有。蓋紹興十年之戰。主割和尚原者。秦檜也。三十二年之戰。主棄三路者。史浩也。卽璘一身厄於權臣者數矣。李牧撮臂之悲。道濟投憤之恨。生逢趙構。所見皆然。寧特武穆片紙痛填天地哉。劉子羽協力守險。轉敗爲勝。胡世將文臣專閫。不改成規。立志公忠。庶幾張浚故玠璘樂與同功也。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七十

北海馮琦原編

日瑞

婁東張溥論正

姪聞升

姪孫紹祖同校

男永錫

玉瑞

岳飛規復中原

秦檜害飛附

高宗紹興六年六月岳飛進屯襄陽時張浚視師江

上會諸大帥獨稱韓世忠與飛可倚大事命飛屯襄

陽以窺中原曰此君素志也飛遂移軍京西除宣撫

副使置司襄陽命往武昌調軍秋七月岳飛遣王

張浚稱韓世忠岳飛可倚大事



岳飛遣王貴等攻破偽齊因奏取中原不許

貴等攻虢州下之獲糧十五萬石降者數萬人張浚曰飛措置甚大今已至伊洛則太行一帶山砦必有應者已而忠義社梁興等果歸之飛遣楊再興進兵至長水及偽齊李成孔彥舟連戰皆捷至蔡州克其城時偽齊屯唐州岳飛遣王貴董先等攻破之飛因奏進取中原不許飛召貴等還

七年夏四月岳飛乞終喪遂還廬山張浚使張宗元監其軍先是飛自鄂入見拜太尉繼除宣撫使以王德瑄瓊兵隸之帝詔德瑄曰聽飛號令如朕親行飛

見帝數論恢復之畧疏言金人所以立劉豫於河南蓋欲荼毒中原以中國攻中國彼得以休兵觀釁耳臣願陛下假臣月日提兵趨京洛據河陽陝府潼關以號召五路叛將叛將既還遣王師先進豫必棄汴而走河北京畿陝右可以盡復然後分兵濟滑經畧兩河如此則逆豫成擒金人可滅社稷長久之計實在此舉帝曰有臣如此朕復何憂進止之機朕不中制復召至寢閣命之曰中興之事一以委卿飛方圖大舉會秦檜主和議忌之遂不以德瑄軍隸飛詔飛

帝命王德瑄瓊兵隸飛檜忌而不與



詣張浚議事時浚奏罷劉光世兵柄以其軍隸都督府因分爲六軍謀置帥謂飛曰王德淮西軍所服浚欲以爲都統而命呂祉以督府叅謀領之飛曰德與鄴瓊素不相下一日握之在上則必爭呂尚書不習軍旅恐不足服衆浚曰張俊楊沂中何如飛曰張宣撫飛之舊帥也其人暴而寡謀尤瓊所不服沂中視德等耳亦豈能御此軍哉浚艱然曰固知非太尉不可飛曰都督以正問飛飛不敢不盡其愚豈以得軍爲念哉飛既與浚忤卽日上章乞解兵柄終喪服以

張浚怒飛直  
言命張宗元  
監其軍

張憲攝軍事步歸廬山浚怒奏言飛積慮專在併兵遂命張宗元權宣撫判官監其軍六月岳飛入朝復還鎮帝累詔趣飛還飛不得已趨朝待罪帝慰遣之及張宗元還言將和士銳人懷忠孝皆飛訓養所致帝大悅飛至鎮奏言比者寢閣之命咸謂聖斷已堅何至今尚未決臣願提兵進討順天道因人心以曲直爲老壯以逆順爲強弱萬全之效可必錢塘僻在海隅非用武地願速都上游用漢光武故事親率六軍往來督戰庶將士知聖意所向人人用命不報

飛請帝都上  
游軍報



王德鄴瓊交  
詠命呂祉節  
制之瓊得社  
密書叛歸劉  
豫祉亦被殺

八月以王德為淮西都統制，鄴瓊副之。瓊與德素等  
夷不相下。呂祉還朝，德瓊列狀交訴於都督府及御  
史臺。乃詔德還建康，仍命呂祉往廬州節制之。祉至  
廬州，瓊又頌德。祉諭曰：「若以君等為是，則大相誑。然  
張丞相喜人向前，倘能立功，雖大過亦濶畧。况小嫌  
耶，當為諸公辨之，保無他虞。」瓊等感泣。事小定，祉乃  
密奏乞罷瓊及統制靳賽兵權。書吏漏語於瓊，瓊令  
人遮祉所遣郵置，盡得祉所言，大怨怒。會聞朝廷命  
楊沂中為淮西制置使，劉錡為副，召瓊赴行在。瓊大

懼，遂謀叛。諸將晨謁祉，瓊袖出文書示中軍統制張  
璟曰：「諸兵官有何罪？張統制乃以如許事聞之朝廷  
耶。」祉大驚，欲走不及，為瓊所執。璟及兵馬鈐轄喬仲  
福、統制劉永衡皆死。瓊遂率全軍四萬人渡淮，降劉  
豫。擁祉北去，距淮三十里。祉下馬立，謂瓊曰：「劉豫逆  
賊，我豈可見之？眾逼祉上馬，祉罵曰：『死則死於此，又  
論其眾曰：『劉豫逆臣，爾軍中豈無英雄？乃隨鄴瓊去  
乎？眾頗感動。凡千餘人環立不行。瓊恐搖眾心，急策  
馬先渡。祉遂遇害。事聞，張浚始悔，不用岳飛之言。飛



乞進討瓊不許詔駐師江州爲淮浙援

八年二月岳飛乞增兵不許

九年春正月岳飛在鄂州聞金將歸河南地上言金人不可信和好不可恃相臣謀國不臧恐貽後世譏秦檜衛之及赦書至鄂飛表謝寓和議不便之意有願定謀於全勝期收地於兩河唾手燕雲終欲復仇而報國矢心天地尚令稽首以稱藩之語檜益怒遂成仇隙和議成例加爵賞飛加開府儀同三司力辭言今日之事可危而不可安可憂而不可賀可訓兵

飛表謝遂和議檜怒成仇

飭士謹備不虞而不可論功行賞取笑敵人三詔不受帝温言獎諭之飛乃受命會遣士偃謁諸陵飛請以輕騎從洒掃實欲觀釁以伐謀又奏金人無事請和此必有肘腋之虞名以地歸我實寄之也檜白帝止其行

檜止飛洒掃諸陵之行

敗金人於

十年五月岳飛敗金人於京西時金人攻拱亳劉錡告急命飛馳援飛遣張憲姚政赴之帝賜劄曰設施之方一以委卿朕不遙度飛乃遣王貴牛皋董先楊再興孟邦傑李寶等分布經略西京汝鄭穎昌陳曹



光蔡諸郡。又命梁興渡河。糾合忠義社。取河東北州縣。又遣兵東援劉錡。西援郭浩。自以其軍長驅以闕中原。將發。密奏言先正國本。以安人心。然後不常厥居。以示無忘復讐之意。帝得奏。大褒其忠。授少保。河南府路陝西河北路招討使。尋改河南北諸路招討使。未幾。所遣諸將李寶牛皐等相繼敗金人於京西。閏月。岳飛遣統制張憲擊金韓常於潁昌。又復淮寧府。郝晟復鄭州。張應韓清復西京。楊遇復南城軍。喬握堅復趙州。他將所至皆捷。中原大震。河南兵馬

遣張憲等復州縣

鈐轄李興聚兵應飛。收復伊陽等八縣。及汝州。金河南尹李成棄城遁走。詔興知河南府。飛又使張應會興復永安軍。秋七月。岳飛大軍在潁昌。諸將分道出戰。自以輕騎駐郟城。兵勢甚銳。兀朮大懼。會龍虎大王議以爲諸帥易與。獨飛不可當。欲誘致其師。併力一戰。中外聞之。皆懼。詔飛審處自固。飛曰。金人技窮矣。乃日出挑戰。且罵之。兀朮怒。合龍虎大王蓋天大王及韓常之兵逼郟城。飛遣子雲領騎兵直貫其陣。戒之曰。不勝先斬汝。鏖戰數十合。賊屍布野。初兀



木○有○勁○軍○皆○重○鎧○貫○以○韋○索○三○人○為○聯○號○拐○子○馬○官  
軍○不○敢○當○是○役○也○以○萬○五○千○騎○來○飛○戒○步○卒○以○麻○劄  
刀○入○陣○勿○仰○視○第○砍○馬○足○拐○子○馬○相○連○一○馬○仆○二○馬  
不○能○行○官○軍○奮○擊○遂○大○破○之○兀○朮○大○慟○曰○自○海○上○起  
兵○皆○以○此○勝○今○已○矣○因○復○益○兵○而○前○飛○自○以○四○十○騎  
突○戰○敗○之○兀○朮○憤○甚○合○師○十○二○萬○次○於○臨○穎○楊○再○興  
以○三○百○騎○遇○之○於○小○商○橋○驟○與○之○戰○殺○二○千○人○及○萬  
戶○撒○八○千○戶○百○人○再○興○死○獲○其○屍○得○箭○鏃○二○升○飛○痛  
惜○之○張○憲○繼○至○復○戰○兀○朮○夜○遁○追○奔○十○五○里○飛○謂○子

飛大敗金人兀朮遁還汴京兩河豪傑來歸金王鎮等皆降指日渡河而檜令班師州縣復笑

雲○曰○賊○屢○敗○必○還○攻○穎○昌○汝○宜○速○援○王○貴○既○而○兀○朮  
果○至○貴○將○遊○騎○雲○將○背○嵬○戰○於○城○西○雲○以○輕○騎○八○百  
挺○前○決○戰○步○兵○張○左○右○翼○繼○之○殺○兀○朮○婿○夏○金○吾○副  
統○軍○粘○罕○索○孛○董○兀○朮○遁○去○梁○興○以○飛○命○會○太○行○忠  
義○及○兩○河○豪○傑○敗○金○人○於○垣○曲○又○敗○之○於○沁○水○遂○復  
懷○衛○州○斷○金○人○山○東○河○北○之○道○金○人○大○恐○飛○奏○興○等  
過○河○人○心○願○歸○朝○廷○金○兵○屢○敗○兀○朮○等○皆○令○老○少○北  
去○正○中○興○之○機○飛○進○軍○距○汴○京○四○十○五○里○與○兀○朮○對  
壘○而○陣○遣○驍○將○以○背○嵬○五○百○奮○擊○大○破○之○兀○朮○遁○還



汴京飛檄陵臺令行視諸陵葺治之先是飛遣梁興等布德意招結兩河豪傑山砦韋銓孫謀等歛兵固堡以待王師李通胡清李寶李興張恩孫琪等舉眾來歸金人動息山川險要一時皆得其實盡磁相開德澤潞晉絳汾隰之境皆期日興兵與官軍會其所揭旗以岳爲號父老百姓爭輓車牽牛載糗糧以饋我軍頂盆焚香迎候者充滿道路自燕以南金號令不行兀朮欲簽軍以抗飛河北無一人從者乃嘆曰自我起北方以來未有如今日之挫衄金帥烏陵思

常

謀素號桀黠亦不能制其下但諭之曰毋輕動俟岳家軍來卽降金統制王鎮統領崔慶將官李覲崔虎葉旺等皆率所部降以至禁衛龍虎大王下忤查干戶高勇之屬皆密受飛旗榜自北方來降金將軍韓嘗欲以五萬騎內附飛大喜語其下曰直抵黃龍府與諸公痛飲耳方指日渡河而秦檜方欲畫淮以北棄之風臺臣請班師飛奏金人銳氣沮喪盡棄輜重疾走渡河而我豪傑向風士卒用命時不再來機難輕失檜知飛志銳不可回乃先請張俊楊沂中等歸



而後言飛孤軍不可久留，乞令班師。一日奉十二金字牌，飛憤惋泣下，東向再拜曰：「十年之力，廢於一旦！」飛班師，民遮馬慟哭，訴曰：「我等戴香盆，運糧草以迎官軍，金人悉知之，相公去，我輩無噍類矣！」飛亦悲泣，取詔示之曰：「吾不得擅留，哭聲震野，飛留五日以待其徙，從而南者，如市，亟奏以漢上六郡閒田處之。」方兀术棄汴去，有書生叩馬曰：「太子毋走，岳少保且退矣。」兀术曰：「岳少保以五百騎破吾十萬，京城日夜望其來，何謂可守？」書生曰：「自古未有權臣在內，而大將能立功於外者。」岳少保且不免，况欲成功乎？」兀术悟，遂留飛既歸，所得州縣旋復失之，飛力請解兵柄，不許。既而自廬入覲，帝問之，飛拜謝而已。

書生阻兀术棄汴

十一年三月，金兀术韓嘗與龍虎大王合兵逼廬州，帝趣岳飛應援。凡十七劄，飛奏金人傾國南來，巢穴必虛，若長驅京洛，以擣之，彼必奔命，可坐而斃。時飛方苦寒嗽，力疾而行，又恐帝急於退敵，乃奏臣如擣虛勢，必得利。若以敵方在邇，未暇遠圖，欲乞親至，斬黃以議攻却。帝大喜，師至廬州，金兵望風而遁，飛還

兀术等逼廬州飛至皆遁



檜用王次翁  
計解飛兵柄

兵於舒以俟命兀朮破濠州張俊駐軍黃連鎮不敢  
進楊沂中遇伏而敗帝命飛救之金人聞飛至又遁  
時和議已決秦檜患飛異已乃密奏召三大將論  
功行賞韓世忠張俊既至飛獨後檜又用叅政王次  
翁計俟之六七日既至授樞密副使飛固請還兵柄  
詔同俊往楚州措置邊防總韓世忠軍還駐鎮江初  
飛在諸將中年最少以列校拔起屢立顯功世忠俊  
不能平飛屈已下之而俊益忌飛淮西之役俊以前  
途糧乏詆飛飛不爲止帝賜劄褒諭有曰轉餉艱阻

張俊憾飛

卿不復顧俊疑飛漏言還朝反倡言飛逗遛不進以  
乏餉爲辭至視世忠軍俊知世忠忤檜欲與飛分其  
背嵬軍飛義不肯俊大不悅及同行楚州城俊欲修  
城爲備飛曰當戮力以圖恢復豈可爲退保計俊變  
色會世忠軍吏景著言二樞密若分世忠軍恐至生  
事檜捕著下大理獄將以扇搖誣世忠飛馳書告以  
檜意世忠見帝自明俊於是大憾飛倡言飛議棄山  
陽且密以飛報世忠事告檜檜大怒初檜逐趙鼎飛  
每對客嘆息又以恢復爲已任不肯附和議讀檜奏



兀术遺檜書  
使殺飛檜令  
万俟卨等劾  
之下獄又誘  
張俊劫人誣  
害

至德無常師，主善為師之語，惡其欺罔。恚曰：君臣大倫，根於天性，大臣而忍面謾其主耶！兀术遺檜書曰：爾朝夕以和請，而岳飛方為河北圖，必殺飛始可和。檜亦以飛不死，終梗和議，已必及禍，力謀殺之。以諫議大夫万俟卨與飛有怨，諷劾飛。又諷中丞何鑄、侍御史羅汝楫交章彈論，大率謂：今春金人攻淮西，飛略至舒，斬而不進，比與俊按兵淮上，又欲棄山陽而不守。飛累請罷樞柄，尋還兩鎮節，充萬壽觀使，奉朝請。檜志未伸，又誘張俊令劫王貴，誘王俊誣告張

何鑄明飛無辜  
檜改令高  
之獄即手書  
殺之

憲謀還飛兵柄，檜遣人捕飛父子，證張憲事。使者至，飛笑曰：皇天后土可表此心！初命何鑄鞫之，飛裂裳以背示鑄，有盡忠報國四大字，深入膚理。既而閱實，無左驗。鑄明其無辜，既命万俟卨高誣飛與憲書，令虛申探報以動朝廷，雲與憲書令措置使飛還軍，言其書已焚。飛坐繫兩月，無可證者，或教高以臺章所指淮西事為言。高喜，白檜簿錄飛家，取當時御劄，藏之以滅迹。取行軍時日雜定之，傳會其獄。歲暮，獄不成。檜手書小紙付獄，即報飛死。時年三十九。雲棄市。



李若樸等救  
飛高劾竄之

劉允升訟飛  
寃遂下獄死

韓世忠不平  
飛獄面詰秦  
檜

飛却吳玠名  
姝奉帝戒絕  
飲

病趙收手

飛課將士駐  
坡跳壕

籍家資徙家嶺南幕屬于鵬等從坐者六人初飛在  
獄大理寺丞李若樸何彥猷大理卿薛仁輔並言飛  
無罪高俱劾去宗正卿士儂請以百口保飛高亦劾  
之竄死建州布衣劉允升上書訟飛寃下棘寺以死  
凡傳成其獄者皆遷轉有差獄之將上也韓世忠不  
平詣檜詰其實檜曰飛子雲與張憲書莫須有世忠  
曰莫須有三字何以服天下時洪皓在金國中蠟書  
馳奏以為金人所畏服惟飛至以父呼之諸酋聞其  
死酌酒相賀飛事母至孝母卒水漿不入口者三日

家無姬侍吳玠素服飛飾名姝遺之飛曰主上宵旰  
豈大將安樂時耶却不受少豪飲帝戒之曰卿異時  
到河朔乃可飲遂絕不飲帝初為飛營第飛辭曰敵  
未滅何以家為或問天下何時太平飛曰文臣不愛  
錢武臣不惜死天下太平矣師每休舍課將士注坡  
跳壕皆重鎧習之子雲嘗注坡馬躓怒而鞭之曰前  
臨大敵亦如是耶卒有取民麻一縷以束芻者立斬  
以徇卒夜宿民間開門願納無敢入者軍號凍死不  
拆屋饑死不鹵掠卒有疾躬為調藥諸將遠戍遣妻



飛言用兵之術在智仁信勇嚴

問勞其家死事者哭之而育其孤或以子婚其女凡有犒賞均給軍吏秋毫不私善以少擊衆欲有所舉盡召諸統制與謀謀定而後戰故有勝無敗猝遇敵不動故敵爲之語曰撼山易撼岳家軍難張俊問用兵之術曰智仁信勇嚴闕一不可調軍食必感額曰東南民力竭矣好賢禮士覽經史雅歌投壺恂恂如書生然忠憤激烈議論持正不挫於人卒以此得禍史臣曰西漢而下若韓彭絳灌之爲將代不乏人求其文武全器仁智並施如宋岳飛者一代豈多見哉

史稱關雲長通春秋左氏學然未嘗見其文章飛北伐軍于汴梁之朱仙鎮自爲表答詔忠義之言流出肺腑真有諸葛孔明之風而卒死於秦檜之手蓋飛與檜勢不兩立使飛得志則金讐可復宋耻可雪檜得志則飛有死而已昔劉宋殺檀道濟下獄噴目曰自壞爾萬里長城高宗忍自棄其中原故忍殺飛嗚呼冤哉

張溥曰蜀漢之諸葛亮唐之郭子儀宋之岳飛三人皆間世而一出者也亮志慕管樂學問過



之君臣誼深。三分遂定。後主闇弱。委任無改。子儀廓清兩京。再造唐室。遭逢肅代。厄于宦豎。幾危而安。飛平羣盜。破僞齊。累敗金虜。唾手中原。而賊檜內間。片紙獄死。三人齊烈。名在呂望。姬旦之間。而飛獨不幸。傷哉杜郵。爲飛謀者曰。郾城之戰。兀術窮哭。復河南。修諸陵。功見旦夕。班師之詔。少緩無應。駐師汴京。請帝臨幸。然後還。二聖取燕雲。爲宋定鼎。檜卽妬飛。欲責以專擅。其何之辭。然飛大將。固儒者也。晉獻公欲殺申

生。或曰。子其行乎。申生不從。自益析城。屈原行吟澤畔。漁父諷以隨流揚波。原悲而作懷沙之賦。竟投汨羅。兩賢非不知委蛇。可以免難。而守死不移者。以爲爲人子。爲人臣。道當如是也。飛性忠孝。讀書好禮。子雲數立奇功。朝命每及。懇辭再三。與張浚議不合。卽上章解兵柄。步歸廬墓。行師之際。輒俟帝命。未嘗自專。高宗稱其小心恭謹。難進易退。勇戰樂讓。蓋彬彬焉。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大夫出境。苟利社稷。專之可也。



飛學春秋。豈不知之。馮奉世使外國。莎車王不順。矯節殺之。宣帝賀韓增舉得其人。陳湯其延壽出西域。患郅支單于侵陵。烏孫發兵斬首。石顯匡衡。欲沮其賞。劉向爲之頌功。皆得封侯。彼生當太平。徼釁蠻夷。天子嘉勞。不罪矯制。飛復讐報國。一舉蕩平。稽留數日。建功不世。廟堂卽無人心。豈能加擅兵之誅哉。涕泣奉詔。不敢不還者。誼尊朝廷。君父無諾。寧經不權。與申生屈原同歸。爾高宗構手書精忠字。製旗賜飛。又召入內。委以中興。御札數篋。好語無實。惑于賊檜。不顧墜淵。以人間之至愚。天性之極賤。而飾以浮譎。御以伎忌。亦何所不爲也。韓信挈天下以與漢高。身族菹滅。世莫不恨高帝之忍。猶有曲諒者。曰彼爲子孫計。不得不殺人。以利已也。飛之利高宗。構大矣。反其父兄。還其故疆。庸人皆喜。而構反爲讐。非讐飛也。直讐親爾。秦檜逆構。構逆二聖。兩逆比而飛死痛哉。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七十終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七十一

北海馮 琦原編

日瑞

婁東張 溥論正

姪聞升

姪孫紹祖同校

男永錫

玉瑞

順昌柘臯之捷

高宗紹興十年二月以劉錡為東京副留守 五月

劉錡大敗金人於順昌初錡赴東京率所部王彥八字軍三萬七千及殿司卒三千自臨安泝江絕淮至渦口方食忽暴風拔坐帳錡曰此賊兆也主暴兵即



劉錡至順昌  
聞金人南下  
與陳規許清  
議戰遂大敗  
之兀朮進兵  
復敗遂還汴

下令兼程而進。聞金人敗盟南下，錡與將佐捨舟陸行，先趨三百里至順昌。城中謀報東京已降，知府陳規見錡問計。錡曰：「城中有糧，不能與君共守。」規曰：「有米數萬斛。」錡曰：「可矣。」乃與規議，歛兵入城為守禦計。時八字軍以將駐於汴，皆携孥以行。至是，錡召諸將問計。諸將皆曰：「金兵不可敵也，請以精銳為殿，步騎遮老穉，順流還江南。」錡曰：「吾本赴官留司，今東京雖失，幸全軍至此，有城可守，奈何棄之？」吾言已決，敢言去者，斬！惟部將許清號夜叉者奮曰：「太尉奉命副守汴京，軍士扶携老幼而來，今避而走易耳。然欲棄父母妻子，則不忍；欲與偕行，則敵翼而攻，何所逃之？不如相與努力，一戰於死中求生也。」議與錡合。錡大喜，鑿舟沉之，示無去意。寘家寺中，積薪于門。戒守者曰：「脫有不利，即焚吾家，無辱敵手也。」分命諸將守諸門。明斥堠，募土人為間探。於是軍士皆奮，男子備戰，守婦人礪刀劍，爭呼躍曰：「平時人欺我八字軍，今日當為國家破賊立功。」時守備一無可恃，錡於城上躬自督厲，取偽齊所造癡車以輪轅埋城上，又撤民戶扉。

汴京軍士扶携老幼而來。今避而走易耳。然欲棄父母妻子則不忍。欲與偕行則敵翼而攻何所逃之不如相與努力一戰於死中求生也。議與錡合。錡大喜。鑿舟沉之。示無去意。寘家寺中。積薪于門。戒守者曰。脫有不利。即焚吾家。無辱敵手也。分命諸將守諸門。明斥堠。募土人為間探。於是軍士皆奮。男子備戰。守婦人礪刀劍。爭呼躍曰。平時人欺我八字軍。今日當為國家破賊立功。時守備一無可恃。錡於城上躬自督厲。取偽齊所造癡車。以輪轅埋城上。又撤民戶扉。



周匝蔽之。城外有民居數千家，悉焚之。凡六日，麤畢。而遊騎已涉潁河，至城下，遂圍城。錡預於城下設伏，擒敵將二人，詰之云：韓將軍營白沙窩，距城三十里。錡夜遣千餘人擊之，連戰殺虜頗衆。已而金三路都統葛王烏祿以兵三萬與龍虎大王合兵薄城下。錡令開諸門，金人疑不敢近。初，錡傳城築羊馬垣，穴垣爲門。至是與清等蔽垣爲陣，金人縱矢，皆自垣端，軼著於城，或止中垣上。錡用破敵弓，翼以神臂強弩，自城上或垣門射敵，無不中者。敵稍却，復以步兵邀擊。

潞河死者不可勝計，破其鐵騎數千。時順昌受圍已四日，金兵益盛，乃移砦於李村，距城二十里。錡遣驍將閻充募壯士五百，夜斫其營。是夕天欲雨，電光四起，見辮髮者輒殲之。金兵退十五里，錡復募百人，往或請銜枚，錡笑曰：無以枚也。命折竹爲詔，如市井兒以爲戲者，人持一以爲號，直犯金營。電所燭，則皆奮擊。電止，則匿不動。敵衆大亂，百人者聞吹詔聲，卽聚。金人益不能測，終夜自戰，積屍盈野。退軍老婆灣，兀木在汴，聞之，卽趣騎急行，率十萬衆來援。錡會諸將



問計。或言：「今已屢捷，宜乘此勢，具舟全軍而歸。」錡曰：「朝廷養兵十五年，正爲緩急之用。况已挫敵鋒，軍聲方振，縱衆寡不侔，當有進無退。且敵營甚邇，而兀术又來，吾軍一動，彼躡其後，則前功俱廢，使敵侵軼兩淮，震驚江浙，則平生報國之志，反成誤國之罪。衆皆感動，思奮曰：「惟太尉命錡募得曹成等二人，諭之曰：「遣汝作間，事成重賞。第如我言，敵必不殺汝。今置汝綽路騎中，遇敵則佯墜馬，爲敵所得。敵帥問我何如人，則曰：「太平邊帥子，喜聲伎。朝廷以兩國講和，使守

東京，圖逸樂耳。已而二人果遇敵，被執。兀术問之，對如前。兀术喜曰：「此城易破耳。」卽置鵝車砲具不用。明日，錡登城望見二人來，縋而上之。乃敵械繫成等歸，以文書一卷繫於械。錡懼惑軍心，立焚之。兀术至城下，責諸將喪師，皆曰：「南朝用兵，非昔之比。」元帥臨城自見錡，遣耿訓以書約戰。兀术怒曰：「劉錡何敢與我戰，以吾力破汝城，直用靴尖趨倒耳。」訓曰：「大尉非但請與太子戰，且謂太子必不敢濟河，請獻浮橋五所，濟而大戰。」兀术曰：「諾。」乃下令明日府治會食。遲明，錡



果爲五浮橋於潁河上。且毒潁上流。及草中。戒軍士。雖渴死無飲於河。敵用長勝軍嚴陣以待。諸酋各居一部。衆請先擊韓將軍。錡曰。擊韓雖退。兀朮精兵尚不可當。法當先擊兀朮。木一動則餘無能爲矣。時天大暑。敵遠來疲憊。晝夜不解甲。人馬饑渴。食水草者輒病。徃徃困乏。錡士氣閒暇。軍皆番休。方晨氣清涼。按兵不動。逮未申時。敵力疲戰氣索。忽遣數百人出西門接戰。俄遣數千人出南門。戒令勿喊。但以銳斧犯之。統制官趙樽韓直身中數矢。戰不肯已。士殊死。

闖入其陣。刀斧亂下。敵大敗。是夕大雨。平地水深尺餘。明日兀朮拔營去。錡遣兵追之。死者數萬。方大戰時。兀朮被白袍。乘甲馬。以牙兵三千督戰。兵皆重鎧。甲號鐵浮圖。戴鐵兜牟。周匝綴長簷。三人爲伍。貫以韋索。每進一步。卽用拒馬擁之。人進一步。拒馬亦進。退不可却。官軍以鎗標去其兜牟。大斧斷其臂。碎其首。敵又以鐵騎分左右翼。號拐子馬。皆女真爲之。號長勝軍。專以攻堅戰酣。然後用之。自用兵以來。所向無前。至是亦爲錡軍所殺。自辰至申。敵敗。錡以拒馬。



水障之少休，城上鼓聲不絕，乃出飯羹坐餉戰士。如平時，敵披靡不敢近，食已撤拒木馬深入斫敵，又大破之，棄屍斃馬，血肉枕藉，車騎器甲積如山阜。兀术平日所恃以為强者，十損七八。至陳州，數諸將之罪，韓常以下皆鞭之，遂還汴。既而洪皓自金密奏順昌之捷，金人震恐喪魄，燕之重寶珍器悉徙而北，意欲捐燕以南棄之。故議者謂是時諸將協心分路追討，則兀术未可擒，汴京可復，而王師亟還，自失機會，良可惜也。

兀术陷壽春

十一年春正月乙卯，金兀术犯壽春。初，兀术自敗後，留屯京毫，出入許鄭之間，僉兩河軍與舊部凡十餘萬，以謀再舉。及聞秦檜召諸軍還，遂舉兵攻陷壽春，復渡淮，陷廬州。二月癸酉，詔張俊、楊沂中赴淮西。時兀术自合肥趨歷陽，游騎至江，張俊遣王德滋、江德曰：淮者，江之蔽也。棄淮不守，是謂唇亡齒寒。虜數千里遠來，餉道決不繼。及其未濟，擊之可以奪氣。若遲之使少安，則淮非吾有。即渡采石，俊督軍繼之。宿江中，時淮已失守矣。德曰：明旦當會食歷陽，已而夜

王德夜拔和州，屢敗金人。



拔和州。晨迎俊入兀朮，退屯昭關。乙亥，金人復來

爭和州。張俊敗之。丙子，王德敗金人於舍山。癸未，王

德田師中得舍山及昭關，甲申，崔臯敗金人於舒城。

丁亥，楊沂中、劉錡大敗兀朮軍於柘臯。初，劉錡自

太平渡江，與張俊、楊沂中會，而廬州已陷。錡乃與關

師古據東關之險以遏敵，引兵出清溪，兩戰皆捷。兀

朮以柘臯地坦平，利於用騎，因駐師。錡進兵與兀朮

夾石梁河而陣，河通巢湖，廣二丈。錡命曳薪壘橋，須

臬而成，遣甲士數隊踰橋卧槍而坐。遣人會合張俊

楊沂中劉琦  
王德大敗兀  
朮於柘臯遂  
復廬州

楊沂中之師。翌日，沂中及王德田師中、張子蓋諸軍

俱至。惟俊後期，錡與諸將分軍為三並進，渡河以擊

之。師中欲俟俊至，德曰：「事當機會，復何待？」即與錡上

馬先迎敵。沂中繼之。兀朮以鐵騎十餘萬，分為兩隅，

夾道而陣。德曰：「賊右陣堅，我當先擊之。」麾軍渡江，首

犯其鋒。一酋被甲躍馬而出，德引弓一發斃之，乘勝

大呼馳擊。諸軍鼓譟從之。金人以拐子馬兩翼而進，

德率眾鏖戰。沂中曰：「虜恃弓矢，吾有以屈之。」使萬人

持長斧如墻而進，虜遂大敗。德與錡等追之，又敗之。



張俊等班師  
金人復攻濠  
州俊沂中往  
戰而敗琦設  
三伏以待追

於東山虜望見驚曰此順昌旗幟也即走保紫金山  
是役也失將士九百人金人死者以萬計既而兀朮  
復親帥兵逆戰於店步沂中等又敗之乘勝逐北遂  
復廬州三月乙巳張俊楊沂中劉錡奉詔班師行  
纔數里諜報金人攻濠州甚急俊乃復邀沂中錡還  
會於黃連埠同往援距濠六十里而濠南城已陷俊  
召諸將謀之沂中欲戰錡曰本來救濠今濠已失不  
若退師據險徐為後圖諸將皆曰善三帥鼎足而營  
或言敵兵已去錡謂俊曰敵得城遽退必有謀也宜

嚴兵備之俊不聽且欲自以為功命錡無往而令沂  
中與王德將神勇步騎六萬直趨濠州列陣未定煙  
起城中金人伏騎萬餘分兩翼出沂中顧德曰何如  
德曰德小將安敢議事沂中以策麾軍曰那回諸軍  
以為令其走也遂潰而南無復紀律金人追之死者  
甚眾韓世忠率師至城下亦不利而退沂中遂入滁  
州俊軍入宣化錡軍入藕塘方食俊遽至曰敵兵已  
追奈何錡曰楊宣撫兵安在俊曰已失利還矣錡謂  
俊無恐請以步兵禦之宣撫試觀焉錡麾下皆曰兩



大帥軍已渡。我軍何苦獨戰。錡曰。順昌孤城。旁無赤子之助。吾提兵不滿二萬。猶足取勝。况今得地利。又有銳兵耶。遂設三伏。以待俄。而俊謂錡曰。謀者妄也。戚方殿後之軍耳。乃皆還鎮。俊歸建康。錡歸太平。沂中歸臨安。兀朮亦渡淮北去。蓋自是王師不復出矣。

張洙曰。南渡名將。張俊。韓世忠。劉錡。岳飛。並稱俊起羣盜。著名勤王。既而附秦檜。忌錡。殺飛。爲宋罪人。戰功雖多。卑不足道。錡號善射。官隴右都護。名震夏人。張浚竒其才。使經略涇原。然富

平之潰。敗北同貶。後掌八字軍。亦未有赫赫功也。紹興十年。金人分道入寇。陷河南。陝西州郡。吳璘捷于扶風。而撒離喝走鳳翔。劉錡捷于順昌。而兀朮走汴。于是錡威名讐夷夏。與韓岳等矣。說者謂韓信造漢功。先泝上。周瑜霸吳。氣凌赤壁。順昌之役。出奇制勝。追蹤二者。繇義存急。難志誓必死。故能以逸待勞。以寡擊衆也。然十年六月捷順昌。十一年二月捷柘臯。不數月間。錡兩立大功。克復中原事在旦暮。竟爲賊檜所



敗志士痛焉。虜寇大入。檜陰爲主。一年之內。扶風順昌京西涇州。以至郾城朱僊鎮諸戰。金無不敗。社稷之慶。賊檜之憂也。講和議決。計出班師。飛且不容。何有于錡。尤可異者。宋將方還。虜卽狎至。屠宿州。陷慶陽。陷壽春。入廬州。陷商州。皆在韓世忠諸大帥罷兵之日。要盟無信。明効見矣。而趙構不悟。倚檜腹心。今日罷錡。明日罷飛。快敵人之憤。隕先帝之業。桀紂忘身。未有愚于此者也。錡慷慨沉毅。忠義憂國。頗類岳飛。猥櫻檜忌。廢處散地。二十餘年。卽無夜半片紙填尸牢獄。而老將杜門。清涼同慨。賊臣害正。非殺之卽錮之。國命安得不墜乎。

效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七十一 終

宋史紀事本末

三十五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七十二  
北海馬 琦原編  
婁東張 溥論正  
姪聞升  
男永錫  
姪孫紹祖同校  
日瑞  
玉瑞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七十二

北海馬 琦原編

婁東張 溥論正

姪聞升

男永錫

姪孫紹祖同校

日瑞

玉瑞

秦檜主和 檜死附

高宗建炎元年六月遣宣義郎傅雱使金軍通問二  
帝初黃潛善白遣雱為祈請使又遣太常少卿周望  
為通問使俱未行李綱上言堯舜之道孝弟而已今  
日之事正當枕戈嘗膽內修外攘使刑政修而中國

李綱請內修外攘



強則二帝不俟迎請而自歸不然雖冠蓋相望卑詞厚禮亦無益今所遣使但當奉表通問二帝致思慕之意可也帝從之遂命綱草表付粵以往且致書于粘沒喝 秋七月丙辰閣門宣贊舍人曹勛以上皇手書至自金時上皇在燕山謂勛曰我夢四日並出此中原爭立之象不知中原之民尚肯推戴康王否因出御衣絹半臂親書其領中曰便可即真來救父母又諭勛曰如見康王第言有清中原之策悉舉行之毋以我為念又言藝祖有誓約藏之太廟不殺大

曹勛自京還  
議募死士入  
海奉上皇歸  
黃潛善等難  
而出之

臣及言事官違者不祥康王夫人邢氏聞勛南還亦脫所御金環使內侍持付勛曰幸為我白大王願如此環得早相見也勛遂間行至南京以御衣進帝泣以示輔臣勛因建議募死士入海至金東境奉上皇由海道歸黃潛善等難之出勛于外 冬十月壬辰以王倫為朝奉郎假刑部侍郎充大金通問使閣門舍人朱弁副之倫等至金見金左副元帥宗維議事時金方大舉南下留倫等不遣

王倫朱弁入  
金被留

二年五月以宇文虛中充金國祈請使虛中時竄韶



州會詔求使絕域者，虛中應詔，乃復資政殿大學士。充祈請使，稱臣奉表于金。時金人方起兵南侵，已留王倫朱弁矣。虛中至，金人遣虛中楊可輔劉海王覲，並歸。虛中曰：奉命北來，祈請二帝，二帝未還，虛中不可歸。遂獨留金國。初建制度，草創愛虛中有才藝，每加官爵。虛中即受之，遂與韓昉俱掌制。因是知東北之士皆憤恨陷北，密以信義結納，金人不之覺。

宇文虛中留金與韓昉俱掌制

三年夏四月，起復朝散郎洪皓為金國通問使。時粘沒喝自東平還雲中，訛里朶自濱州還燕山，帝遣皓

洪皓至粘沒喝迫使仕劉豫不屈遂流遞冷山

移粘沒喝書，願去尊號，用金正朔，比于藩臣。時所在盜梗，皓艱難百端，得達太原，留一年，遣至雲中。粘沒喝迫使仕劉豫，皓曰：萬里銜命，不得奉兩宮南歸，力不能磔逆豫，忍事之耶？留亦死，不仕豫亦死，不偷生。狗鼠間，願就鼎鑊，無悔。粘沒喝怒，將殺之。旁按曰：此真忠臣也。目止劍士，且為皓請，得流遞冷山。九月，遣直龍圖閣張邵使金，武臣楊憲副之。邵至濰州，接待使置酒，張樂。邵曰：二帝北遷，邵為臣子，所不忍聽。請止樂。至于三四，聞者泣下，見左監軍撻懶，命邵拜。

張邵使金不屈被囚



金人迫朱弁  
仕豫弁不屈

邵曰、監軍與邵為南北朝從臣、無相拜禮、且以書抵之曰、兵不在強弱、在曲直、宣和以來、我非無兵也、帥臣初開邊隙、謀臣復起兵端、是以大國能勝之、厥後偽楚僭立、羣盜蠡起、曾幾何時、電掃無餘、是天意人心、未厭宋也、今大國復裂地以封劉豫、窮兵不已、曲有在矣、捷懶怒、取國書去、執邵送密州、囚于柞山岩、金人又迫朱弁仕劉豫、且誅之曰、此南歸之漸、弁曰、豫乃國賊、吾嘗恨不食其肉、又恐北面臣之乎、吾有死耳、金人怒、絕其餼、遺以困之、弁固拒驛門、忍饑

捷懶以秦檜  
為參謀縱其  
同妻還南舉  
朝疑檜獨范  
宗尹李回力  
薦其忠

待盡誓不為屈、金人亦感動、致禮如初、久之、復欲易其官、弁曰、自古兵交、使在其間、言可從從之、不可從則囚之、殺之、何必易其官、吾官受之本朝、有死而已、誓不易以辱吾君也、冬十月辛未、秦檜自金歸、初檜從二帝至燕、金主以檜賜捷懶、為其任用捷懶信之、及南侵、以為參謀軍事、又以為隨軍轉運使、捷懶攻楚州、檜與妻王氏自軍中趨漣水軍、自言殺金人監已者、奪舟而來、欲赴行在、遂航海至越州、帝命先見宰執、檜首言如欲天下無事、須是南自南、北自北



高宗專主和  
自檜始

朝士多疑其與何臬孫傳等同被拘執而檜獨還。又自燕至楚二千八百里，踰河越海，豈無譏訶之者。安得殺監而南，就令從軍撻懶，金人縱之，必質妻屬。安得與王氏偕，惟范宗尹及李回二人素與檜善，盡破羣疑，力薦其忠。檜入對，首奏所草與撻懶求和書，帝謂輔臣曰：檜朴忠過人，朕得之喜而不寐。既聞二帝母后消息，又得一佳士也。先是朝廷雖數遣使于金，但日守且和，而專意與敵解仇息兵，則自檜始。

紹興元年八月丁亥，以秦檜為尚書右僕射同平章

檜以揚言得  
相位

事兼知樞密院事。時范宗尹罷相，檜欲得其位，因揚言曰：我有二策可聳動天下，或問何不言，檜曰：今無相不可行也。帝聞，乃有是命。

二年六月，秦檜罷。時呂頤浩為左相，檜為右相，會桑仲上疏願以所部收復京師，乞朝廷舉兵為聲援。頤浩信之，屢請出師。檜時已有傾頤浩之意，因諷人言周宣王內修外攘，故能中興。今二相宜分任內外，於是帝諭頤浩及檜曰：頤浩治軍旅，檜理庶務，如種蠡分職可也。乃命頤浩都督江淮荆浙諸軍事，開府鎮

檜傾呂頤浩  
諷人言使出  
外



胡安國誤信游酢言而賢檜

江帝謂給事中程瑀曰。頤浩熟於軍事。在外總諸將。檜在朝廷。庶幾內外相應。然檜誠實。但太執耳。瑀對曰。如求機警。能順旨者。極不難得。但不誠實。則終不可倚。帝然之。頤浩至常州。桑仲巳為霍明所殺。前軍將趙延壽復叛。遂稱疾不進。尋召還行在。初。胡安國嘗聞游酢論檜。人才可方荀文若。故力言檜賢於張浚。諸人檜入相。安國時為給事中。呂頤浩既還。憾檜傾巳。欲去之。問計于席益。益曰。目為黨可也。今黨魁胡安國在。瑣闥宜先去之。會頤浩薦朱勝非代巳。都

頤浩憾檜聽席益言先逐安國江躋等二十餘人皆坐檜黨落職

督命下。安國奏勝非正位冢司。值苗劉肆逆。貪生苟容。辱逮君父。今強敵憑陵。叛臣不忌。用人得失。係國安危。深恐勝非上誤大計。帝為罷都督之命。改兼侍讀。安國復持錄黃不下。頤浩特命檢正黃龜年書行。安國爭之。遂落職。提舉仙都觀。侍御史江躋左司諫。吳表臣論勝非不可用。安國不當責。於是與張燾程瑀。胡世將。劉一止。林待聘。樓炤等二十餘人。皆坐檜黨落職。檜亦自求去。先是起居郎王居正與檜善。檜與居正論天下事甚銳。既相。所言皆不酬。居正疾其



頤浩諷黃龜  
年劾罷檜

詭言于帝曰秦檜嘗語臣中國之人惟當着衣啖飯  
共圖中興臣時心服其言又自謂爲相數月必聳動  
天下今爲相設施止是願陛下以臣所言問檜所行  
及檜求去呂頤浩諷侍御史黃龜年上書劾罷檜遂  
以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龜年又奏論檜  
徇私欺君合正典刑投諸裔土以禦魍魅章凡三上  
乃褫檜職仍榜其罪于朝堂示不復用初檜所陳二  
策欲以河北人還金中原人還劉豫帝曰檜言南人  
歸南北人歸北朕北人將安歸檜語乃塞至是帝乃

召直學士院綦崇禮語以是事及居正所言崇禮卽  
以帝意載于制詞略曰自檜得權而舉事謂當聳動  
于四方逮茲居位以陳謀乃首建明于二策罔燭厥  
理殊乖素期播告中外人始知檜之姦九月壬戌  
王倫還自金倫旣被留久之有商人陳忠密告倫二  
帝所在倫遂與朱弁及洪皓以金遺忠潛通倫意由  
是兩宮始知帝已卽位先是淵聖自雲中徙燕山始  
與太上皇相見居于愍忠寺至是並遷於霽郡霽古  
奚國也在燕山北千里旣至居于相府院嗣濮王仲



理等千八百人尚在燕，金人計口給食，死者甚衆。金粘沒喝使烏陵思謀即驛見倫語及契丹時事，倫曰：海上之盟，兩國約爲兄弟，萬世無變。雲中之役，我實饋師，贊厥成功。上國之臣嘗欲稱兵南來，先大聖惠顧盟好，不許厥後舉兵以禍吾國。果先大聖意乎？況亘古自分南北，蓋思久遠之謀，歸我二帝太母，復我士疆，使南北赤子無致塗炭，亦足以慰先大聖之靈。思謀沉思曰：君言是也。歸當盡達之。已而粘沒喝至，曰：比使來，問其意指，多不能對。思謀傳侍郎語，欲議

粘沒喝縱王倫歸

和，決非江南情實。特侍郎自爲此言耳。倫曰：使事有指，不然來何爲哉？人定者勝天，天定亦能勝人。惟元帥察之。粘沒喝不答。及是粘沒喝忽至館中，與倫議和。縱之歸報。倫至入對，言金人情僞甚悉。帝優獎之。時方議討劉豫和議，中格久之，復以潘致堯爲通問使，如金，附茶藥金幣進兩宮。

三年十二月，韓肖胄借金使來，帝自卽位，屢遣使如金，多見拘留，而金未嘗遣一介報聘。至是粘沒喝使李永壽、王翊來請還劉豫之俘，及西北士民之在南

金人還俘盡江之議與檜



昭合

者且欲畫江以益劉豫與秦檜前議昭合識者益知檜與金人共謀矣殿中侍御史常同言先振國威則和戰常在我若一意議和則和戰常在彼靖康以來分爲兩事可以鑒戒帝因語及武備曰今養兵已二十萬有奇同曰未聞二十萬兵而畏人者也帝不聽復遣樞密都承旨章誼爲金國通問使請還兩宮及河南地

皇崩于金  
馬朴服斬

五年夏四月甲子上皇崩于金五國城遺言欲歸葬內地金王亶不許時兵部侍郎司馬朴與奉使朱弁

衰朝夕哭

在燕山聞之共議制服弁欲先請朴曰爲臣子聞君父之喪當致其哀尚何請設請而不許奈何遂服斬衰朝夕哭金人義之而不責洪皓在冷山聞之北向泣血遣同使沈珍往燕山建道場於開泰寺作功德疏詞旨悲痛金人亦不之罪五月辛巳遣忠訓郎何蘓使金罷中書舍人胡寅寅上疏言女真驚動陵寢戕毀宗廟劫質二帝塗炭生民乃陛下之大讐也自建炎丁未至紹興甲寅卑辭厚禮以問安迎請爲名而遣使者不知幾人矣知二帝所在見二帝之面

胡寅諫遣何蘓

宋史紀事本末 卷之二十二 三十五



得女真之要領，因講和而能息兵者，誰歟？但見通和之使歸，未息肩，而黃河長淮大江，相繼失險矣。夫女真知中國所重在二帝，所恨在劫質，所畏在用兵，則常示欲和之端，增吾所重，平吾所恨，匿吾所畏，而中國坐受此餌，既久而後悟也。天下其謂自是改圖矣，何爲復出此謬計耶？苟曰姑爲是，豈有修書稱臣，厚費金帛而成就一姑息之事耶？苟曰以二帝之故，不得不然，則前效可考矣。况歲月益久，虜情益闕，必無可通之理也。適觀何蘧之事，恐和議復行，國論傾危，士氣沮喪，所繫不細，疏入詔，褒諭之。會張浚奏言，使事兵家機權，後將闢地復土，終歸於和，未可遽絕，乃遣蘧行。寅因乞外，知邵州。

六年八月丁未，以秦檜爲建康行營留守，參決尚書省樞密院事。檜自被斥，會與金議和，稍復其官。知溫州紹興府，又以張浚薦，授醴泉觀使，兼侍讀。至是漸用事。

七年春正月丁亥，何蘧還自金，始知道君皇帝及寧德皇后鄭氏相繼崩，帝成服，百官七上表請遵以日

檜以張浚薦  
遂漸用事



胡寅請帝服喪

易月之制，知嚴州胡寅上疏，請服喪三年，衣墨臨戎，以化天下。帝欲遂終服，張浚言：天子之孝，不與士庶同。必思所以奉宗廟社稷。今梓宮未返，天下塗炭，願陛下揮淚而起，歛髮而趨，一怒以安天下之民。帝乃命浚草詔，告諭羣臣外朝，勉從所請。宮中仍行三年之喪，命諸大將率三軍發哀成服，俾中外感動，從之。是月，以秦檜為樞密使。三月己卯，遙尊宣和皇后韋氏為皇太后。帝嘗謂輔臣曰：宣和皇后春秋高，朕朝夕思之，不遑寧處，屈已講和，正為此耳。至是從

翰林學士朱震之請，遙尊為皇太后。十二月癸未，王倫還自金。初，倫再使將還，金人新廢劉豫，撻懶送倫曰：好報江南。自今道途無壅，和議可成。倫至入對，言金人許還梓宮及太后，且許歸河南地。帝喜曰：若金人能從朕所求，其餘一切非所較也。丁亥，復遣倫奉迎梓宮于金。

八年三月壬辰，復以秦檜為尚書右僕射同平章事兼樞密使。初，張浚嘗與趙鼎論人才，浚極稱檜善。鼎曰：此人得志，吾輩無所措足矣。及鼎再相，檜在樞密。

趙鼎初知檜惡後為所賣



檜再相晏敦復有憂色

一惟鼎言是從，鼎由是深信之，言檜可大任於帝，而不知為檜所賣也。檜既相，制下朝士相賀，獨吏部侍郎晏敦復有憂色，曰：「姦人相矣。」聞者皆以其言為過。五月丁未，王倫偕金使來，初，倫至會寧，見金主，首謝廢劉豫次，致使指會撻懶自河南還，言于金主，請以廢齊舊地與宋，金主命羣臣議。幹本力言不可，東京留守訛魯觀曰：「我以地與宋，宋必德我。」阿懶曰：「我俘宋人父兄，怨非一日，若復資以土地，是助讐也，何德之有？」勿與便。蒲盧虎位在幹本上，撻懶訛魯觀附

議以  
以西地

之由是蒲盧虎執議以河南陝西地與宋，遂遣倫及其太原少尹烏陵思謀、太常少卿石慶來議事。將至，帝命吏部侍郎魏矼館伴之，矼以為御史時嘗言和議之非，不可奉詔，因備論敵情之不可信。秦檜曰：「公以智料敵，檜以誠待敵。」矼曰：「第恐敵不以誠待相公耳。」檜乃改命吳玠、臣思謀等至臨安。入見，帝謂輔臣曰：「先帝梓宮果有還期，雖待二三年尚庶幾，惟皇太后春秋高，朕旦夕思念，欲早相見，此所以不憚屈已，冀和議之速成也。朝臣多言其不可，帝怒。」趙鼎曰：「陛

宋史紀事本末 卷七十二 十一



下於金人有不共戴天之讐。今屈已請和，不憚為之者，以梓宮及母后耳。羣臣憤懣之詞，出於愛君，不可以為罪。陛下宜諭之曰：講和非吾意，以親故不得已為之。但得梓宮及母后還敵，雖渝盟，吾無憾。帝從其言。眾議遂息。烏陵思謀等稱朱弁忠節，詔附黃金三十兩賜之。秋七月乙酉，秦檜復請遣王倫如金定和議。及申問諱日，左正言辛次膺言：宣和海上之約，靖康城下之盟，口血未乾，兵隨其後。今日之事，當識其詐，國耻未雪，義難講好。凡七上疏，力陳不報。冬

檜使蕭振劾  
罷劉大中

勺濤詆罷趙  
鼎

十月丁巳，罷參知政事劉大中。大中與趙鼎不主和議，秦檜忌之，薦蕭振為侍御史，振入臺，即劾大中罷之。鼎曰：振意不在大中，也。振亦曰：趙丞相不待論，當自為去就矣。甲戌，趙鼎罷。帝意不樂鼎，給事中勺濤因詆鼎，結臺諫及諸將，帝聞益疑鼎，乃引疾求罷。遂出知紹興府，入辭，言于帝曰：臣去後，必有以孝弟之說脅制陛下者，將行，秦檜率執政餞之，鼎不為禮，一揖而去。檜亦憾之。以勺龍如淵為御史中丞，先是宰執入見，秦檜獨留身言，臣僚畏首畏尾，多持兩

宋史紀事本末 卷七十二



勾龍如淵為  
檜謀擇臺諫  
擊人

端此不足與論大事若陛下決欲講和乞專與臣議  
勿許羣臣預帝曰朕獨委卿檜曰臣恐未便望陛下  
更思三日檜復留身奏事帝意欲和甚堅檜猶以為  
未也復進前說又三日檜復留身奏事如初知帝意  
不移乃始出文字乞決和議然猶以羣臣為患中書  
舍人勾龍如淵為檜謀曰相公為天下大計而邪說  
橫起盍不擇人為臺諫使盡擊去則事定矣檜大喜  
即擢如淵為中丞劾異議者卒成檜志 丁丑金以  
張通古蕭哲為江南詔諭使與王倫偕來通古至泗

曾開與張臺  
等極言不可  
和

州要所過州郡迎以臣禮知平江府向子諲不肯拜  
且上言和議之非遂乞致仕 十一月戊戌王倫入  
見辛丑詔曰金國遣使入境欲朕屈已就和命侍從  
臺諫詳思條奏於是直學士院曾開當草國書辨視  
體制非是論之不聽遂請罷改兼侍講秦檜以溫言  
慰之曰主上虛執政以待開曰儒者所爭在義苟為  
非義高爵厚祿弗顧也願聞所以事敵之禮檜曰若  
高麗之於本朝耳開曰主上以盛德登大位公當強  
兵富國尊主庇民奈何自卑辱至此非開所聞也復



引古誼折之。檜大怒曰：「侍郎知故事，檜獨不知也。」開又詣都堂問計，果安出。檜曰：「聖意已定，又何言？」公自取大名而去。如檜但欲濟國事耳。開乃與從官張燾、晏敦復、魏玘、李彌遜、尹焞、梁汝嘉、樓炤、蘇符、薛徽言、御史方廷實、館職胡珵、朱松、張擴、凌景夏、常明、范如圭、馮時中、趙雍皆極言不可和。吏部員外郎許忻上疏曰：「金人始入寇也，固嘗云講和矣。靖康之初，約肅王至大河而返，已而挾之北行，河朔千里焚掠無遺，及再舉深入，遂陷都城，懼我百萬之衆，必以死爭也。」

許忻諫遣王倫

止我諸道勤王之師，則又曰講和矣。乃邀一聖出郊，追取宗族，係纍大臣，然後僞立張邦昌而去。則是金人所謂講和者，果可信乎？此已然之禍，陛下所親見。今徒以王倫繆悠之說，遂誘致金人，責我以必不可行之禮，而陛下遂已屈已從之。夫彼以詔諭江南而來，是飛尺書而下本朝，豈講和之謂哉？我躬受之，真爲臣妾矣。陛下方寢苦枕塊，豈忍下窮廬之拜乎？臣竊料陛下必不忍爲也。萬一奉其詔，令則將變置吾之大臣，分部吾之諸將，邀求無厭，靡有窮極。當此之



時陛下欲從之則無以立國不從之則復責我以違  
 令其何以自處乎况犬羊之羣驚動我陵寢戕毀我  
 宗廟劫質我二帝據守我祖宗之地塗炭我祖宗之  
 民而又徽宗皇帝顯肅皇后鑿與不反遂致萬國痛  
 心是謂不共戴天之讐彼謂我之必復此讐也未嘗  
 頃刻而忘圖我豈一王倫能平哉陛下包羞忍耻受  
 其詔諭而彼之許我者不復如約則徒受莫大之辱  
 貽萬世之譏縱使如約則是我今日所有土地先拱  
 手而奉夷狄矣豈不痛哉自金使入境以來中外惶

惑陛下必以王倫之言為不妄金人之詔為可從臣  
 恐不惟墮夷狄之姦計而意外之虞將有不可勝言  
 者此眾所共曉陛下亦嘗慮及於此乎國家今雖未  
 能克復中原而大江之南亦足支吾軍聲麤振國勢  
 麤定故金人因王倫之往復遣使來嘗試朝廷其謀  
 叵測今虜使雖已就館謂當別議區處之宜更與二  
 三大臣熟議其便無遺後時之悔不報甲辰王庶  
 罷庶論虜不可和者七見帝言者六秦檜方挾自重  
 以為功絀已說庶語檜曰公不思東都抗節存趙時

王庶極言不  
 可和檜恨而  
 出之



胡銓疏請斬  
王倫孫近奏  
檜羅汝楫劾  
寘之

而忘此虜耶。檜大恨，出庶知潭州。辛亥樞密院編  
修胡銓抗疏言曰：臣謹按王倫本一狎邪小人，市井  
無賴，項緣宰臣無識，舉以使虜，專務詐誕，欺罔天聽，  
驟得美官，天下之人切齒唾罵。今者無故誘致虜使，  
以招諭江南為名，是欲劉豫我也。劉豫臣事醜虜，南  
面稱王，自以為子孫帝王萬世不拔之業，一旦豺狼  
改慮，猝而縛之，父子為虜，商鑑不遠，而倫又欲陛下  
效之。夫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也，陛下所居之位，祖宗  
之位也。奈何以祖宗之天下為金虜之天下，以祖宗

之位為金虜藩臣之位。陛下一屈膝，則祖宗廟社之  
靈盡汙夷狄，祖宗數百年之赤子盡為左袵，朝廷宰  
執盡為陪臣，天下士大夫皆當裂冠毀冕，變為胡服。  
異時豺狼無厭之求，安知不加以無禮如劉豫也。  
哉。夫三尺童子，至無識也，指犬豕而使之拜，則怫然  
怒。今醜虜則犬豕也，堂堂大國，相率而拜犬豕，曾童  
孺之所羞，而陛下忍為之耶。倫之議乃曰：我一屈膝，  
則梓宮可還，太后可復，淵聖可歸，中原可得。嗚呼！自  
變故以來，主和議者誰不以此說啗陛下哉。然而卒



無一驗，則虜之情偽已可知矣。而陛下尚不覺悟，竭民膏血而不恤，忘國大仇而不報，含垢忍耻，舉天下而臣之，其心焉就令虜決可和，盡如倫議，天下後世謂陛下何如主？况醜虜變詐百出，而倫又以姦邪濟之，梓宮決不可還，太后決不可復，淵聖決不可歸，中原決不可得，而此膝一屈，不可復伸，國勢陵夷，不可復振，可謂痛哭流涕長太息矣。向者陛下間關海道，危如累卵，當時尚不忍北面，臣虜况今國勢稍張，諸將盡銳，士卒思奮，只如頃者醜虜陸梁，僞豫入寇，固常敗之於襄陽，敗之於淮上，敗之於渦口，敗之於淮陰，較之往時蹈海之危，固已萬萬儻不得已。而至於用兵，則我豈遽出虜人下哉？今無故而反，臣之欲屈萬乘之尊，下穹廬之拜，三軍之士不戰而氣已索，此魯仲連所以義不帝秦，非惜夫帝秦之虛名，惜天下大勢有所不可也。今內而百官，外而軍民，萬口一談，皆欲食倫之肉，謗議洶洶，陛下不聞，正恐一旦變作禍，且不測。臣切謂不斬王倫，國之存亡未可知也。雖然，倫不足道也，秦檜以腹心大臣而亦爲之，陛下有



堯舜之資，檜不能致君如唐虞，而欲導陛下爲石晉。近者禮部侍郎曾開等引古誼以折之，檜乃厲聲責曰：「侍郎知故事，我獨不知，則檜之遂非，復諫已自可見，而乃建白令臺諫侍臣僉議可否，是蓋畏天下議已，而令臺諫侍臣共分謗耳。有識之士皆以爲朝廷無人，吁可惜哉！」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夫管仲伯者之佐耳，尚能變左衽之區而爲衣裳之會，秦檜大國之相也，反驅衣冠之俗而爲左衽之鄉，則檜也不唯陛下之罪人，實管仲之罪人矣。孫近傳會

近傳會

檜議遂得參知政事。天下望治有如饑渴，而近伴食中書，漫不敢可否事。檜曰：「虜可和。」近亦曰：「可和。」檜曰：「天子當拜。」近亦曰：「當拜。」臣嘗至政事堂，三發問而近不答，但曰：「已令臺諫侍從議矣。」嗚呼！參贊大政，徒取充位如此，有如虜騎長驅，尚能折衝禦侮耶？臣竊謂秦檜孫近亦可斬也。臣備員樞屬，義不與檜等共戴天。區區之心，願斷三人頭，竿之藁街，然後羈留虜使，責以無禮，徐與問罪之師，則三軍之師不戰而氣自倍。不然，臣有赴東海而死爾，寧能處小朝廷求活耶。



書既上，檜以銓狂妄凶悖，鼓衆劫持，詔除名編管。昭州仍降詔播告中外，給舍臺諫及朝臣多救之者。檜迫於公論，乃以銓監廣州鹽倉，明年改簽書威武軍判官。十二年，諫官羅汝楫劾銓飾非橫議，詔除名編管新州。銓之初上書也，宜興進士吳師古鋟木傳之，金人募其書千金，其謫廣州也，朝士陳剛中以啓事爲賀，其謫新州也，同郡王廷珪以詩贈行，皆爲人所訐。師古流袁州，廷珪流辰州，剛中謫知虔州安遠縣，遂死焉。晏敦復謂人曰：頃言檜姦，諸君不以爲然，今

檜用李光押和議榜

勾龍如淵勸檜取金書納

方專國便，敢爾他日何所不至耶。十二月己未，以李光參知政事，秦檜既定和議，將揭榜，以吏部尚書李光有人望，欲藉之同押榜，以息浮議，乃請于帝而用之。光既受命，遂於尚書省榜諭金國，使來盡割河南陝西故地，通好於我，許還梓宮及母兄親族，餘無需索。時檜以未見國書，疑封冊，白帝，帝曰：朕嗣守祖宗基業，豈受金人封冊。於是楊沂中解潛韓世良見檜曰：朝議籍籍，軍民洶洶，若之何。退又白之臺諫，中丞勾龍如淵謂檜曰：但取金書納之禁中，則禮不行。



禁中

而事定給事中樓炤亦舉諒陰三年事以告檜遂以檜攝冢宰詣館受書而王倫亦以計說張通古通古從之檜至館見通古受其書通古欲百官備禮檜使省吏朝服導從以書納于禁中丙子張通古入見言先歸河南陝西地徐議餘事權禮部侍郎尹焯上疏曰本朝金狄之禍亘古未聞中國無人致其猾亂昨者城下之盟詭詐百出二帝北狩皇族播遷宗社之危已絕而續陛下卽位已來十有二年雖中原未復讐敵未殄然而賴祖宗德澤之厚陛下勤苦之至

尹焯數諫和議

億兆之心無有離異前年徽宗皇帝寧德皇后崩問遽來莫究不豫之狀天下之人痛心疾首而陛下方且屈意降志以奉迎梓宮請問諱日爲事今又爲此議則人心日去祖宗積累之業陛下十二年勤撫之功當決於此矣不識陛下亦嘗深謀而熟慮乎抑在廷之臣不以告也禮曰父母之讐不共戴天兄弟之讐不反兵今陛下信讐敵之譎詐而覲其肯和以紓目前之急豈不失不共戴天不反兵之義乎或以金國內亂懼我襲已故爲甘言以緩王師儻或果然尤



李綱言詔諭  
江南之名不  
可許

當鼓士卒之心，雪社稷之耻，尚何和之足為？不報。李綱時知洪州，上疏曰：臣竊見朝廷使金國，奉迎梓宮，今倫之歸，與金使偕來，乃以詔諭江南為名，不著國號，而曰江南，不云通問，而曰詔諭，此何禮也？臣請試為陛下言之：金人毀宗社，逼二聖，而陛下應天順人，光復舊業，自我視彼，則仇讐也；自彼視我，則腹心之疾也。豈復有可和之理？然而朝廷遣使通問，冠蓋相望于道，卑辭厚禮，無所愛惜者，以二聖在其域中，為親屈已，不得已而然，猶有說也。至去年春，兩宮凶

問既至，遣使以迎梓宮，承往遄返，初不得其要領。今倫使事，初以奉迎梓宮為指，而金使之來，乃以詔諭江南為名，循名責實，已自乖戾。則其所以罔朝廷而生後患者，不待詰而可知。臣在遠方，雖不足以知曲折，然以愚意料之，金以此名遣使，其邀求大略有五：必降詔書，欲陛下屈體降禮以聽受，一也；必有赦文，與朝廷宣布，頒示郡縣，二也；必立約束，欲陛下奉藩稱臣，稟其號令，三也；必求歲賂，廣其數目，使我坐困四也；必求割地，以江為界，淮南荆襄四川，盡欲得之。



宋史紀事本末 卷七十二  
五也。此五者朝廷從其一，則大事去矣。金人變詐不測，貪婪無厭，縱使聽其詔令，奉藩稱臣，其志猶未已也。必繼有號令，或使親迎梓宮，或使單車入覲，或使移易將相，或改革政事，或竭取租賦，或朘削土宇，從之則無有紀極，一不從則前功盡廢，反爲兵端，以爲權時之宜，聽其邀求，可以無後悔者，非愚則誣也。使國家之勢單弱，果不足以自振，不得已而爲此，固猶不可。况土宇之廣，猶半天下，臣民之心，戴宋不忘，與有識者謀之，尚足以有爲，豈可忘祖宗之業，生靈之

屬望，弗慮弗圖，遽自屈服，冀延旦暮之命哉。臣願陛下特留聖意，且勿輕許，深詔羣臣，講明利害，可以久長之策，擇其善而從之。帝不納。先是，倫使金，從趙鼎受使指，鼎言問禮數則君臣之分已定，問地界則答以大河爲界，二事使者之大指，或不從則已。倫受命而行，至是，倫還有詔諭江南之名，帝嘆息曰：使五日，前得此報，趙鼎豈可去耶。初，檜主和議，命韓世忠移屯鎮江，世忠言：金人詭詐，恐以計緩我師，乞留此軍，遮蔽江淮，因力論和議之非，願效死節，率先迎敵。若

韓世忠力論  
和議之非



不勝從之未晚。章疏上皆慷慨激切，且請單騎詣闕面陳。帝不許。及張通古來，以詔諭爲名。世忠上疏言不可從。願舉兵決戰。兵勢最重處。臣請當之。且言金人欲以劉豫相待。舉國士大夫盡爲陪臣。恐人心離散。士氣凋沮。不報。及通古還。世忠伏兵洪澤鎮。將邀殺之。以壞和議。不克而罷。時劉豫旣廢。傳言金人欲立淵聖于南京以和定而止。

九年春正月丙戌。以金人通和。大赦河南新復州軍。直學士院樓炤草赦文略曰。上穹開悔禍之期。大金

張浚五疏言  
不可通和

報許和之約。割河南之境土。歸我輿圖。戢宇內之干戈。用全民命。張浚在永州。上疏言。燕雲之舉。其鑒不遠。虜自宣和以來。挾詐反覆。傾我國家。蓋非可結以恩信者。借令虜中有故。上下紛雜。天屬盡歸。河南遂復。我必德其厚賜。謹守信誓。數年之後。人情益懈。士氣漸消。彼或內變。旣平。指瑕造釁。肆無厭之欲。發難從之請。其將何辭以對。顧事理可憂。又有甚于此者。陛下積意兵政。將士漸孚。一旦北面事虜。聽其號令。小大將帥。孰不解體。蓋自堯舜以來。人主奄有天下。



宋史紀事本末 卷之二十二  
二十四  
范如圭請遣  
官詣河南修  
奉陵寢

非兵無以立國，未聞委質可以削平禍難者也。前後凡五上疏，皆不報。戊子，遣判大宗正事士儂兵部侍郎張燾詣河南修奉陵寢。從史館校勘范如圭之請也。戊戌，賜王倫同進士出身端明殿學士僉書樞密院事。既又以倫為東京留守，與金人交割地界。二月癸丑，以周聿為陝西宣諭使，方庭實為三京宣諭使。庭實至西京，見先朝陵寢，自永昌而下，皆遇發掘，而泰陵至暴露，歸以白帝。秦檜怒之。三月丙申，王倫至汴，見金兀朮，交割地界，得東西南三京壽

王倫與兀朮  
交割地界

張燾言山陵  
慘禍檜惡而  
出之

春府宿亳曹單州及陝西京西諸州之地，兀朮遂自祁州渡河而去，移行臺于大名府。五月，士儂張燾自河南還，燾上疏曰：金人之禍，上及山陵，雖殄滅之，未足以雪此耻。復此讐也，必不可恃和盟而忘復讐之大事。帝問諸陵寢何如，燾不對，惟言萬世不可忘此賊。帝默然。秦檜惡之，出燾知成都府。時金人厚有所邀議，久不決，將再遣使。權刑部侍郎陳橐上言：金每挾講和以售其姦謀，論者因其廢劉豫，又還河南地，謂其有意於和。臣以為不然，且金之立豫，蓋欲

陳橐請決意  
恢復檜憾而  
罷其官



自爲捍蔽，使之南窺。豫每犯順，卒皆敗北。金知不足，侍從而廢之。豈爲我哉？河南之地，欲付之他人，則必以豫爲戒，故捐以歸我。往歲金書嘗謂歲幣多寡聽裁，曾未淹歲，反覆如此。且割地通和，則彼此各守封疆可也。而同州之橋至今存焉。蓋金非可以義交而信結，恐其假和好之說，騁繆悠之詞，包藏禍心，變出不測。願深鑒前轍，益嚴戰守之備，使人人激厲，常若寇至。苟彼通和，則吾之振飭武備，不害爲立國之常。如其不然，決意恢復之圖，勿循私曲之說。天意允協，

人心響應，一舉以成大勳，則梓宮太后可還，祖宗境土可復矣。秦檜憾之，罷橐官。丁亥，王倫如金議事。

金兀朮時言于金主曰：撻懶、蒲盧虎主割河南地與宋，必有陰謀。今宋使在汴，勿令踰境。倫聞之，卽遣介具言于朝。會孟庾至汴，倫卽解留鑰，將使指赴金國議事。行至中山，會撻懶等謀反，金人執之。蒲盧虎訛魯觀皆誅。倫見金主于御子林，致使指，金主不答。而令翰林待制耶律紹文爲宣勘官，問倫知撻懶罪否。倫對不知，又問無一言及歲幣，反求割地。汝但知有

上倫至金會  
撻懶已誅遂  
被拘



元帥豈知有上國耶。倫曰：比蕭哲以國書許歸梓宮，太母及河南地，天下皆知上國尋海上之盟，與民休息，使人奉使通好兩國耳。紹文復曰：卿留雲中，已無還期，及貸之還，曾無以報。反間貳我君臣耶。乃遣副使藍公佐還議歲貢正朔誓命等事。及索河南北士民之在南者，而徙倫拘于河間，以待報命之至。時皇后邢氏崩，金人秘之。十二月，李光罷。光初謂可因和為自治之計，故署榜不辭。及秦檜議撤淮南守備，奪諸將兵權，光始極言：戎狄狼子野心，和不可恃，備不可撤。檜惡之。光復折檜于帝前曰：觀檜之意，是欲壅蔽陛下耳目，盜弄國權，懷姦誤國，不可不察。檜大怒，光遂求去。

兀朮撒離喝  
分道入寇

十年春正月丙戌，遣工部侍郎莫將等使金，充迎護梓宮，奉迎兩宮使。五月己卯，金兀朮撒離喝分道入寇。兀朮以歸河南、陝西地為非計，而張通古又言宋置戍河南，請及其部置未定，當議收復。幹本然之，及誅撻懶，遂大閱國中兵於祁州。命兀朮自黎陽趨河南，撒離喝出河中趨陝西。兀朮率孔彥舟等入汴。



遣烏祿取歸德李成取河南分兵下諸郡於是東京留守路允迪等皆以城降西京留守李利用棄城走河南州縣皆降撒離喝入同州趨永興軍惟知軍事郝遠開門納之陝西州郡所至迎降遂進據鳳翔

檄以金人叛盟為懼使馮楸探帝意

秦檜聞金人叛盟以其言不讐甚懼謂給事中馮楸曰金人背盟我之去就未可卜前此大臣皆不足慮獨君鄉衮未測上意君其為我探之楸入見曰金人長驅犯順勢必興師如張浚者且須以戎機付之帝正色曰寧至覆國不用此人檜聞之意遂安 秋七

王次翁謀固檜位遂得入相

月丙午以王次翁叅知政事秦檜薦次翁為中丞故凡可以為檜地者無不力為之及金人敗盟帝下詔罪狀兀木次翁懼檜得罪因奏曰前日國是初無主議事有小變更用他相後來者未必賢而排黜異黨紛紛屢月不能定願陛下以為至戒帝深然之檜得其言遂引與同列由是檜益安據其位公論不能搖奪矣 八月貶秘閣修撰張九成等官九成等皆言和議非計秦檜惡之乃貶九成知邵州喻樗知懷寧縣陳剛中知安遠縣凌景夏知辰州樊光遠闡州學

張九成等諫和議檜惡而貶之



教授毛叔度嘉州司戶參軍。九月罷諸大帥軍俱還鎮。

范同請除韓世忠張俊岳飛樞府以解兵柄

十一年三月金兀朮渡淮北去。時秦檜力主和議。恐諸將難制，欲盡收其兵權。給事中范同獻計于檜，請除韓世忠、張俊、岳飛樞府，則兵柄自解。檜喜，密奏召三大將赴行在，論功行賞。於是世忠、俊皆入朝，飛亦後至，遂拜世忠、俊樞密使，飛為副使，並宣押至樞府治事。俊知檜欲罷兵，首請以所部隸御前，且力贊和議。檜大喜，遂罷三宣撫司，以其兵隸御前。遇出師

不縱莫將

秦遣魏良臣如金

取旨。九月莫將還自金，兀朮欲講和，莫將久留于金，乃縱之歸。以道意，秦檜遂奏遣劉光遠為通問使。冬十月壬午，以魏良臣為金國稟議使。時兀朮遣劉光遠還，欲得官尊望著者為使。秦檜乃奏遣良臣。十一月辛丑，金兀朮以蕭毅、邢具瞻為審議使，與魏良臣偕來。壬子，蕭毅等入見，議以淮水為界，求割唐鄧二州及陝西餘地，歲幣銀絹各二十五萬。仍許歸梓宮太后。帝悉從其請。定議和盟誓。乙卯，以何鑄僉書樞密院事，充金國報謝進誓表使。庚申，命宰執



何鑄奉誓表  
往金

及議誓官告祭天地社稷何鑄奉誓表往表略曰臣  
構言今來畫疆以淮水中流爲界西有唐鄧州割屬  
上國自鄧州西四十里併南四十里爲界屬鄧四十  
里外併西南盡屬光化軍爲敝邑沿邊州城旣蒙恩  
造許備藩方世世子孫謹守臣節每年皇帝生辰并  
正旦遣使稱賀不絕歲貢銀絹二十五萬兩匹自壬  
戌年爲首每春季搬送至泗州交納有渝此盟明神  
是殛墜命亡氏蹈其國家臣今旣進誓表伏望上國  
早降誓詔庶使敝邑永爲憑焉毅辭帝諭曰若今歲

命周聿等分  
地界金

太后果還自當謹守誓約如今歲未也則誓文爲虛  
設十二月乙亥何鑄至汴見元术遂如會寧見金  
主且趣割地尋復遣使來求商州及和尚方山二原  
遂命周聿鄭剛中等分畫京西唐鄧二州陝西商秦  
之半以界金止存上津豐陽天水三縣及隴西成紀  
餘地棄和尚方山二原以大散關爲界於是宋僅有  
兩浙兩淮江東西湖南北西蜀福建廣東西十五路  
而京西南路止有襄陽一府陝西路止有階成和鳳  
四州凡有府州軍監一百八十五縣七百三今旣畫



邵隆不悅割地檜醜殺之

界建五京置十四總管府凡十九路其間散府九節鎮三十六守禦郡二十二刺史郡七十三軍十有六縣六百三十二初邵隆在商州十年披荆榛瓦礫以為治招徠流散屢敗金人值和議成割商與金隆甚快快徙知金州嘗以兵出虜境秦檜恨之徙知敘州檜使人醜殺之

十二年二月癸巳何鑄還自金初蕭毅至臨安帝曰朕有天下而養不及親徽宗無及矣今立信誓明言歸我太后朕不耻和不然朕不憚用兵及何鑄曹勛往召至內殿諭之曰朕北望庭闈無淚可揮卿見金主當曰慈親之在上國一老人耳在本國則所繫甚重以至誠說之庶彼有感鑄至金首以太后為請金主曰先朝業已如此豈可輒改曹勛再三懇請金主乃許之遂遣鑄還許歸徽宗及鄭后邢后之喪與帝母韋氏夏四月金遣左宣徽使劉箬以袞冕圭冊冊帝為大宋皇帝秋七月壬午皇太后韋氏至自金后有智慮初聞金人許還三梓宮后恐其反覆呼役者畢集然後起攢宮時方暑金人憚行后慮有他

皇太后自金還不敢述淵聖車前語



變乃陽稱疾須秋涼進發已而稱貸於金使得黃金  
三千兩以犒其衆由是途中無虞后將南旋淵聖卧  
車前泣曰歸語九哥與丞相我得太乙宮使足矣他  
不敢望也后許之且與誓而別及歸帝至臨平奉迎  
見后喜極而泣后至臨安入居慈寧宮始知朝議遂  
不敢述淵聖車前之語已丑帝易總服奉迎徽宗及  
顯肅懿節二后梓宮奉安于龍德別宮 九月乙巳  
以和好成加秦檜太師封魏國公先三年通和赦河  
南新復州軍兀朮讀赦文謂不歸德其國遂指爲釁

檜屬程克俊  
作赦文以悅  
金

以起兵至是檜懼當制者不能悅金遂屬其黨程克  
俊爲文曰上穹悔禍副生靈願治之心大國行仁遂  
子道事親之孝可謂非常之盛事敢忘莫報之深恩  
而况申遣使輶許敦盟好來存歿者萬餘里慰契濶  
者十六年禮備送終天啓固陵之吉壤志伸就養日  
承長樂之慈顏於是郵傳至四方遺黎讀之有泣下  
者 甲寅遣使如金沈昭遠賀生辰楊愿賀正旦賀  
禮俱用金茶器千兩銀酒器萬兩錦綺千匹金循契  
丹例不欲兩接使人故併遣使歲如之 冬十月以



皇太后回鑾進封秦檜為秦魏兩國公檜以封兩國與蔡京同辭不拜

十三年秋七月行人洪皓張邵朱弁還自金自建炎以來奉使如金被拘囚者三十餘人多已物故惟三人以和議成許歸已而金人遣七騎追之及淮而皓等已在舟中矣皓居冷山去會寧二百里地苦寒穴居百餘家陳王悟室聚落也悟室敬皓使教其子或二年不給衣食盛夏衣麤布常大雪薪盡以馬矢然火煨麵食之或獻取蜀策悟室持以問皓皓力折之

洪皓不屈悟室義之

悟室銳意南侵曰孰謂海大我力可乾但不能使天地相拍耳皓曰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自古無四十年用兵不止者又數為言所以來為兩國事既不受使乃今深入教小兒非古者待使臣之禮也悟室怒曰汝作和事官而口硬如此謂不能殺汝耶皓曰自分當死顧大國無受殺行人之名願投之於水以墜淵為辭可也悟室義之而止皓屢因謀者密奏敵情且力言和議非計乞與師進擊嘗求韋太后書遣李徽持歸帝大喜曰朕不知太后寧否幾二十年雖遣



皓留金十五年論事忤檜出知饒州

洪皓不屈於劉豫

使百輩不如此一書每遇貴族名家子流落於金者盡力拯救之留金十五年而還入對內殿求郡養母帝曰卿忠貫日月志不忘君雖蘇武不能過豈可捨朕去耶皓退見秦檜語連日不止曰張魏公金人所憚乃不得用錢塘暫居為景靈宮太廟皆極土木之華豈非示無中原意乎檜不懌遂除徽猷閣直學士提舉萬壽觀復以論事忤檜出知饒州邵初被囚柞山踰年送劉豫使用之邵見豫長揖而已又呼豫為殿院責以君臣大義詞氣俱厲豫怒械于獄久之復

送于金拘之燕山僧寺從者皆莫知所在邵又以書言于金曰劉豫挾大國之勢日夜南侵不勝則首鼠兩端勝則如養鷹飽則颺去終非大國之利金人徙之會寧及還入見除秘書修撰主管佑神觀司諫詹大方論其使事無成改台州從道觀弁初副王倫使金既就館守之以兵久之金將議和當遣一人受書還報弁與倫探策決去留弁曰吾來固自分必死豈應今日覬幸先歸願正使受書歸報天子成兩國之好蚤申四海之養于兩宮則吾雖暴骨外國猶生之



年也。倫將歸，弁謂曰：古之使者，有節以爲信。今無節，有印，印卽信也。願留之，使弁得抱以死死，不腐矣。倫解以授弁，弁受而懷之。卧起與俱。金人迫弁，仕豫且誅之。復欲易其官，弁皆誓不爲屈。語在四年九月。又以書訣洪皓曰：金殺行人，非細事。吾曹遭之命也。要當舍生以全義耳。乃具酒，召被掠士夫飲，半酣語之曰：已得近郊某寺地，一旦畢命報國，諸公幸瘞我其處。題其上曰：有宋通問副使朱公之墓。於我幸矣。衆皆泣下，莫能仰視。弁談笑自若曰：此臣子之常。諸君

粘沒喝死朱  
弁密疏時不  
可失

何悲也。及粘沒喝死，弁密疏金國。虛實曰：此不可失之時也。遣李發間行歸報。王倫還，以弁奉送徽宗。大行之文爲獻。其辭有曰：歎馬角之未生，魂消雪窖。扳龍髯而莫逮，淚洒冰天。帝讀之，感泣。官其親屬五人。謂丞相張浚曰：弁歸日，當以禁林處之。及還，入見便殿，弁謝且曰：人之所難得者時，而時之運無已。事之不可失者幾，而幾之藏無形。惟無已也，故來遲而難遇。惟無形也，故動微而難見。陛下與金人講和，上返梓宮，次迎太母。又其次則憐赤子之無辜，此皆知幾

弁還自金論  
中興時幾檜



惡之

之明、然時運而往、或難固執、幾動有變、宜鑑未兆、盟  
可守、而詭詐之心、宜嘿以待之、兵可息、而銷弭之術、  
宜詳以講之、金人以黷武為至德、以苟安為太平、虐  
民而不恤民、廣地而不廣德、此皆天助中興之勢、若  
時與幾、陛下既知於始、願圖厥終、帝曰、善、納其言、賜  
賚甚厚、秦檜惡其言、敵情奏、以初補官、易宣教、即直  
秘閣而卒、十二月、金遣完顏擘等來賀明年正旦、  
以金酒器六事、綾羅紗縠三百端、馬六匹為禮、自是  
歲如之、

金殺王倫

宇文虛中在  
金以反誅

十四年秋七月、王倫為金所殺、金拘倫河間六載、欲  
授以平灣三路都轉運使、倫曰、奉命而來、非降也、金  
人益脅以威、倫自縊死、後數年、宇文虛中亦以反誅、  
朱熹戊午讜議序曰、君臣父子之大倫、天之經地  
之義、所謂民彝也、故臣之於君、子之於父、生則敬養  
之、沒則哀送之、所以致其忠孝之誠者、無所不用其  
極、而非虛加之也、以為不如是、則無以盡乎吾心云  
爾、然則其有君父不幸、而罹於橫逆之故、則夫為臣  
子者、所以痛憤怨疾、而求為之必報其讐者、其志豈



有窮哉。故記禮者曰：君父之讐，不與共戴天；寢苦枕塊，不與共天下也。而爲之說者曰：復讐者可盡五世，則又以明夫雖不當其臣子之身，而苟未及五世之外，則猶在乎必報之域也。雖然，此特庶民之事耳。若夫有天下者，承累世無疆之統，則亦有萬世必報之讐，非若庶民五世則自高祖以至玄孫，親盡服窮而遂已也。國家靖康之禍，二帝北狩而不還，臣子之所痛憤怨疾，雖萬世而必報其讐者，蓋有在矣。紹興之初，賢才並用，綱紀復張，諸將之兵屢以捷告，恢復之勢蓋已十八九成矣。虜人於是始露和親之議，以沮吾計。而宰相秦檜歸自虜庭，力主其事。當此之時，人倫尚明，人心尚正，天下之人無賢愚，無貴賤，交口合辭以爲不可。獨士大夫之頑鈍嗜利無耻者，數輩起而和之。清議不容，詬詈唾斥，飲食其肉而寢處其皮，則其於檜可知矣。而檜乃獨以梓宮長樂藉口，攘却衆謀，熒惑主聽，然後所謂和議者翕然以定而不可破。自是以來，二十餘年，國家亡讐敵之慮，而偷宴安之樂，檜亦因是藉外權以專寵利，竊主柄以遂姦謀。



而向者冒犯清議，希意迎合之人，無不夤緣驟至，通顯。或乃踵檜用事，而君臣父子之大，天之經，地之義，所謂民彝者，不復聞於縉紳之間矣。士大夫狃於積衰之俗，徒見當時國家無事，而檜與其徒皆享成功，無後患，顧以忘讐忍辱為事理之當然。主議者慕為檜，遊談者慕其徒，一雄唱之，百雌和之。癸未之議，發言盈廷，其曰虜世讐不可和者，尚書張公闡、左史胡公銓而止耳。自餘蓋亦有謂不可和者，而其所以為說，不出乎利害之間。又其餘則雖平時號為賢士大

夫慨然有六千里為讐人役之嘆者，一日進而立乎廟堂之上，顧乃惘然如醉如幻，而忘其疇昔之言，厥或告之，則曰：「此處士之大言耳。」嗚呼！秦檜之罪，所以通於天，萬死而不足以贖者，正以其始則倡邪謀，以誤國，終則挾虜勢以要君，使人倫不明，人心不正，而斬讖之弊，遺君後親，至於如此之極也。

檜與令於冬十月丙申，秦檜死。檜自和議之成，擅國問，使汾自年，偷安江左，專為粉飾太平計，勸帝立太

檜使徐嘉論  
趙汾等使誣  
與張浚等五  
十餘人謀逆  
獄成而檜病  
不能書



而向者冒犯執經司業高門講易泰卦如度州薛弼  
顯或乃踵州民朽柱中有文曰天下太平年檜大喜  
所謂民彞館自是四方祥瑞之奏日上舉朝晏然不  
衰之俗兵事矣殿前軍士施全候檜入朝挾刃刺之  
無追不中捕送大理獄檜親鞫之全對曰舉天下皆  
欲殺虜人汝獨不肯故我欲殺汝也遂磔全于市檜  
懼每出列五十兵持長挺以自衛晚年尤銜恨舊臣  
不已書趙鼎李光胡銓三人姓名於一德格天閣必  
欲殺之鼎時安置吉陽軍檜令本軍月具存亡申省

趙鼎不食死

鼎遣人語其子汾曰秦檜必欲殺我我死汝曹無患  
不爾禍及一家矣因不食而死檜憾未釋也江西運  
判張常先箋注前帥張宗元與張浚詩言于朝其詞  
連逮者數十家將誣以不軌而盡去之會汪召錫告  
宗室知泉州令衿觀檜家廟記口誦君子之澤五世  
而斬謫居汀州至是檜乃諷殿中侍御史徐嘉論趙  
汾與令衿飲別厚贐必有姦謀詔送汾令衿大理鞫  
問使汾自誣與張浚李光胡寅胡銓等五十三人謀  
大逆獄成而檜病不能書矣帝幸檜第問其疾檜惟

檜使徐嘉論  
趙汾等使誣  
與張浚等五  
十餘人謀逆  
獄成而檜病  
不能書



流涕無一語。子熺奏請代居相位，帝曰：「此事卿不當預。」遂命直學士院沈虛中草檄，父子致仕制命。下而檄死，檣兩據相位，倡和誤國，忘讐戮倫，包藏禍心，劫制君父，陰納內侍，及醫師王繼先，伺上微旨，動靜必具知之。郡國事惟申省，無至上前者，性陰險深阻，如崖窞不可測。同列論事上前，未嘗力辨，但以一二語傾擠之。俾帝自怒，一時忠臣良將，誅鋤略盡，其頑鈍無耻者，率為檣用事，以誣陷善類為功。凡無罪可狀者，則曰：「立黨沽名。」曰：「訕謗。」曰：「指斥。」曰：「怨望。」甚則曰：「有無君心。」凡論人章疏，皆檣自操，以授言官，識之者曰：「此老秦筆也。」自知惡極，為眾論所嫉，置邏卒布滿京城，聞有議之者，即捕治。中以深文道路，以目開門受賂，富敵于國。外國珍寶，死猶及門。檣每事與帝爭勝，曹筠言水漲，詔逐之。檣陞為從官，周葵欲言梁汝嘉，檣不待帝言，即改除之。由是張扶請檣乘金根車，呂愿中獻秦城王氣詩，其勢漸不可制。檣既死，帝謂楊存中曰：「朕今日始免靴中置刀矣，其畏之如此。」

張溥曰：賊檣以建炎四年冬十月自金還，紹興

檣每事與帝爭勝

帝幸檣死



元年春二月叅知政事。倉皇北來。不半載而登政府。入相未有易焉者也。既與呂頤浩交構罷位。榜罪朝堂。進用之路塞矣。久之張浚薦復官。遂專相十八年。封王身死。享年六十有六。以王安石之得君。兼蔡京之久任。和議成而國是亂。遂爲賊臣首。或曰汪伯彥未第時。授館於王氏。檜嘗從之學。後日主和。卽伯彥志也。或曰金王吳乞買以檜夫婦賜撻懶。見任用。黏罕寇淮上。檜爲草檄。室撻所親見。其歸益金謀也。檜固國賊。狙逆無論。高宗構亦人主也。忘讐委身寵終。無貳獨何心哉。苗傅劉正彥之亂。帝諭歸營。傅等曰陛下不當卽大位。將來淵聖歸將何以處之。韋太后南旋。淵聖卧車前。往願得太乙宮使。太后與誓而別。及居慈寧宮。遂不敢言。帝之忌兄。而不欲其歸。其本心也。而性復畏敵。檜揣而持之。相得益深。紹興之初。道君未崩。帝卽求和。檜說之曰。脫引日不和。上皇與宣和皇后不能待。此終天恨也。紹興六年。聞上皇喪。檜又曰。今



所存者獨淵聖。可以和矣。始歆帝以愛親之名。而使之不忍。不和終教帝以拒兄之實。而使之不得不和。帝遂以檜爲知我厚。我群臣莫及也。辱莫大於事虜。而自稱爲孝。害莫重於割地。而反號曰仁。至於殺岳飛。而人道絕矣。靖康時。金人攻汴。求三鎮。檜上兵機四事。力闢和議。張邦昌之立。同馬伸進狀。乞存趙氏。當日天下皆賢檜。而不知異日所爲。甚於邦昌。劉豫也。游酢大儒。而目檜以荀彧。胡安國說春秋。而薦檜於群

賢。紹興二年之逐臺省正士。坐檜黨。落職者一十餘人。張浚。趙鼎。並墮術中。悔無及也。假令王莽。死于建平。謙恭流譽。秦檜。死于靖康。忠直著聲。豈非兩賢士大夫乎。天顧優以年。而稔其惡。此固凶人之分。必極。而大奸之醜。必露也。檜與頤浩同事。則傾頤浩。與浚鼎同事。則傾浚鼎。飛死以後。殺機日動。趙汾之獄。浚等五十三人。皆坐大獄。以病不能書而止。度檜初年。陰鷲樂禍。豈遂至此。而人老勢盈。騎虎莫制。繇其下達然。



乎帝構初竒檜繼惡檜後愛檜晚復畏檜厥念  
 不恒而同歸不肖漢靈帝父張讓而母趙忠難  
 以常情論也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